

文 學 叢 刊

山 徑

白 文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山

徑

文

白

山徑

白文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藝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印刷所

文藝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四十集 共六十冊

烟苗季
山徑
航線
里門拾記
小魏的江山
夜工
長江上
長生塔

周文長篇
白文中篇
沙汀短篇
蘆焚短篇
陳白塵短篇
蔣牧良短篇
荒煤短篇
巴金童話

嚇美國嗎
夜記
旅人的心
崇高的母性
白夜
廢郵存底
新學究
野花與箭

尹庚報告
魯迅散文
魯彥散文
黎烈文散文
麗尼散文
沈從文書信
李健吾劇本
胡風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五月版再

一〇〇一——二〇〇〇冊

目 錄

山徑.....一

轉過了崎嶇的山徑.....一三

山徑

—

殘春，二十四五，月黑頭的夜裏。

努力掙出高空的雲網層的幾個星宿，以疲乏的眼光，頻頻向這縣延四百餘里的烏蒙山投射。

雨來得很慢，稀疎地洒幾點；偶爾被山風攔腰掠過，便斜飄飄的打得野黃桷葉和蒼茅草叢颯颯地響。大羣穩睡的麻雀被驚醒了，飛起來東撞一下西撞一下。終於未投撲着什麼，依舊縮向草中去，靜悄悄地，讓大的雨滴打個夠。

除了幾條瀑布傾瀉出使人心震的怒吼，和被山風掠過之一刻，飄高崖邊萬籟

尖上積結的雨滴，沉重地墜於谷中深潭裏，發出像金鈴碰擊聲而外，梟鳥噬着牠底鬼囓似的聲音，沒有狼羣嗥叫，傍泥溝或溪澗旁的，那最愛歎息的蟲類，彷彿這世界已滿足了牠們，也無復再來煩聒了。

于家店的五間茅屋和羊欄，攔在這崗巒起伏底雲崖（烏蒙山的東部）下邊，被幽靜與沉寂所圍繞，顯出與世隔絕的野人居。一層滴水巖靠在它背後，野藤從坎邊伸出的古松身上直跌到屋頂。

打高粱桿遮着被驟來山雨沖塌了的牆壁縫中，透閃出燈光。裏邊的爐內，還有點白細子母灰掩蓋着餘燼，散播微熱。烏灰色細翅膀山蚊，在屋中到處亂飛；微弱的清細的叫聲，儘可能的，在這高粱桿堆中睡得熟的人們耳旁絮絮。爐邊支了頭，坐着打盹的那傢伙，左手向癢處吃力的拍下，想着一掌便把牠弄爛，無知覺而又是本能的。但，狡猾的山蚊，哼哼嘲笑着躲開了。

雖是三月天氣，到底山中夜裏風來得特別有勁，只消擠進牆縫，那扔把高粱桿

在門限下，丟張毛氈，坐上去背倚住門搭着頭就朦朧了的，因為年紀較大，所以常被侵凌的睜開眼睛。漸漸他身上感到寒顫，就這樣睡了也顯得不舒適，於是又復站起，口角邊軟軟的一個呵欠溜出來之後，拉過乾柴把火燒得熊熊的了。頓時，潮濕的空氣變為乾暖，漆黑的陰影和模糊的物象，迎面洒上金黃的顏色。

只是燈光愈顯得昏迷了。

爐旁的那傢伙，搖搖他底闊而扁平的肩膊，以粗實指頭不住擦眼睛：

『啊，啊，好睏，好睏，』放開手，粗眉底下閃爍的一對烏黑眼珠，向對方瞟過，『丁五爺，又起來了，你怎麼老是沒多少瞌睡啊？』說得很小聲，看去那厚嘴唇像沒掀動。『睡不着呢，這風啊，吹得人冷颼颼的，到底是上了一把年紀了。』丁五爺慢慢的，歎息着似的說。

地下雖橫七豎八躺了些人，裏一間屋的也扯着鼾聲，但夾和外面輕風細雨聲浪，總免不了有一種淒涼的味道。

丁五爺以深湛的眼光，向四週一瞬之後，低下頭來裏葉子烟。

「黑五，唔……」

「甚麼？」黑五沒再睡，坐在丁五爺對面把乾柴一根根抽來向爐內扔。

丁五爺搖搖頭，點了煙重重吸幾口，斗裏咕嚕咕嚕發響，好像和誰生氣樣：「剛才朦朧中彷彿看見黑三哥，唉……」煙桿重復啣在嘴裏，沒叭，幽鬱地望住對方。

這話顯然觸起了心中的憎恨。那粗眉毛向上一剔，斫着火光，棕色臉膛漲紅了，「丁五爺，別提吧，總有一天是老子們的天下！」黑五只有二十三、四，到底年青人氣性大，說這話時眼睛咕圓了，將一枝枯松重重投向火裏。

那在地上躺的，有兩個嘴裏發出嚶語，但翻過身後，也就復平靜睡去，只要能夠尚有夢做，其他還管什麼呢？真是！

「別說得那麼好聽了，你看我高一脚低一脚的，一恍二十幾年，又撈得點什麼？」丁五爺言下不勝感慨，他有他的意思，從金河掉船，自己一氣跑上這個路道，雖

然名氣掙了點，但從沒成過家，而今眼看着中年像水那樣便要溜過，對於故鄉——那生長地方，便繫戀起來。因之，担驚受怕的生活，不是沒有勇氣或儘致銷沉！少年時候怎麼過來着？是歇歇氣，應該坐着吃碗太平飯了。他想：「只要容我有一塊固定的，睡覺的地方哪！」

黑五摸不着丁五爺話頭，但提起了他哥黑三，心裏也兀自氣憤，便想到他們所有的，那麼肥沃的一塊地上去。雲霧眼睛，眼前果真如攤出一壩青秧蓬勃的水田，實際，爲着自耕了幾担穀，上糧和稅捐便頻頻臨照，結果清理積欠，就是賣盡也不夠抵納，黑三就卡死在牢裏。幸虧他的脚幹長，得跑掉了哩！

各自思想心事，沒說話，但黑五總不安定的，一會抓抓頭皮，一會又咬咬牙。

沙沙的雨聲似停止了，也沒覺得此刻有風飄進來，屋內空間的領域，就被鼾聲所塞滿。

靠東壁，毗連裏一間屋的門的左方，那張蒙滿灰塵而發出霉味底小桌上，馬燈

猶自燃着。丁五爺立起身伸手臂，骨頭骨節叱叱發響，輕輕地過去拉起玻罩，「撲」一口氣給吹滅了。

黑五顯然很焦燥，「吹它幹什麼，讓那燃個夠吧。」把一腔火撒到燈上，心底輕鬆好多。立刻覺得那話這樣說不該，便向着丁五爺沉靜的笑笑，搖搖闊肩膀，似乎想吐點拐灣的什麼，但急忙又沒想起，只好做出吞唾沫樣的伸伸頸項。

當他好好做莊稼時，可不是這樣子，而今抱着我們既已成了這行人，有點吃點，得一天活一天，何必顧它費油費火的思想。

丁五爺如有所觸的看他一眼，走回來坐下歎口氣說：

「老弟，凡事看開些，總要顧着後頭走，而今江湖上雖還重義氣，也不是一輩的好路道，這回我只要能弄千兒八百的，湊合着免得手邊受緊，就去當和尙都使得，那個人又不想安身立命，到了我這把年紀就曉得哩。」語音低低地，親切而委婉。

對方低着頭，目注着脚上一雙糊滿黃泥巴的草鞋，被這一烤，已全乾了，只要輕

輕頓兩下，便可滿盤脫掉，但他却動也不動。

「像你是莊稼漢本分人出身，有我拖嚙不用說，到無多虧吃。總之，是事不要大意或過於認真，得要猜一點才行。」

黑五以忸怩神態，深深的盯了他一眼，分明是感激，却訕訕說不出來什麼，便抬頭望着煙薰黑的屋頂，一根根亂七八糟麥草從那上面掉下來。

二

空的黑幕漸漸張開，只用米湯渾般底玻罩把大地蓋着，林裏班鳩撲撲飛起，和着鴿啼叫出「咕咕」

他們都起來整理行裝，迅速地吧羊毛毯裹成小捲，因之，滿地道棄着高粱桿，那是用以攤鋪的。

缺巴店家打來臉水，丁五爺一面洗一面向那個十五歲的孩子叮嚀：

「小連，你先清清吃飯傢伙看。」

他向那擠在西邊屋角落裏的，重疊的豬腰子背籠看了一眼，「丁五叔，準沒錯，屁股上吊鑰匙——所管那們（門）呢。」滑稽的，但是天真之顯露，答語明切而清脆。

這一羣——十七個裏，他年紀最小，尖嘴尖臉像個瘦猴，而那雙眼睛却奕奕有神，透出野性與靈機。腦頂上護了馬桶蓋的短髮。用青湖縐纏成套頭罩着，沒纏完，還剩了一節垂在右耳邊。待他洗過臉，便擠在黑五身旁坐下，十足的規矩像成人一樣。

缺巴店家又抱一捆乾柴進來，預備給他們繼續燃燒。

雨老早就停飄，簷草尖上猶掛着珠般晶瑩的餘顆，不嫌重復，照原樣點點滴滴，滴在階前舊窩裏。從左房角撐起的天窗內，炊煙放吐重量迷幕，破山風輕輕蕩着，

在松，藤，和竹枝間，穿來繞去。店主婦打圈裏趕老母羊，躍出半乾的石灰廠壩，三隻小羔兒不離腳頭一點一點地緊跟住，叫「咩咩」，使她時時用深情而愛撫的眼光回盼。

和高大身軀極相稱的，配上一張團團醬黃瓜色臉孔的鷄子老趙，站在廠壩邊：「呀，竟放晴哩，好趕路。」自言自語的說，一面是和那店主婦兜搭，一面好似向屋裏的人報告。

店主婦向他微笑了一下，沒說什麼的轉身進灶房去了。

四山舒出鬱氣，煙霧滑過樹尖而消失，明媚的色彩展開；被雨浴過，綠色團嬌羞地迎着朝陽，蒼茅草則如微風中美麗披髮的飄蕩了。

壩前，短籬笆圈住野菜，生氣蓬勃的貼着泥土。爲了沒鷄羣啄踐，野兔嚙啃，它們便榮茂而大膽地成長，並不枯萎。

空氣夾着花香，草香；十分清新。鷄子老趙緊閉着嘴，深深呼吸了幾下，抬頭向對

而曠去。

雲岩矗立在對面約莫百十步遠，看來儘像攔在頭上，然而顯得並不侷促。那山徑，爲他們即將要穿翻的，蜿蜒繞達尖頂，中間時或爲林木遮隱去一節，似含有輕視成分。他朝着這邊擲兩眼，才咬住嘴唇，微笑樣的掉頭走進屋來。

旁邊只一個瘦子在打整煙具，很仔細，慢條細理的，他們都團團繞爐坐，七嘴八舌地講以往家鄉裏的，而今尙刻深痕於腦中的故事。無論情節悲慘抑歡喜，縱是已講過好幾次，總不厭其詳的攤在別人面前，直爽得未留半句，間或於牙頭齒縫，也掏出一兩聲目前生活的厭煩話，讓大家聽去心裏起着各種各樣的思緒，而相應着不同臉孔的表情，有時爲了一件疑難的，不可解的事互相爭辯，以致立起身來磨拳擦掌，但從未口裏帶娘老子胡罵，哪是會脫出他們滾龍^①的圈律以外的。表面上盡有

① 滾龍卽袍哥之別號。

村野味調，瞬間，只要有人說：爲什麼來着？自己弟兄何必呢，是狠能打盡天下無敵手，既就把道理擺端？或這也能給祖宗爭口大氣？雙方便笑顏逐開的塞住嘴巴，坐下來仍舊和和氣氣扯旁事來談，從不爲這點滴就記仇記恨而傾軋，內鬨。

丁五爺笑嘻嘻的，他的眼光總是那麼深湛，望望這個望望那個，自己未提出話頭或意見：『好一批坦白的傢伙哩！』他心想。

一個燃起葉子煙，叭兩口又遞與別個，像有輪次樣，挨着轉去轉來，還謙恭，感謝與遜讓。

『梭，梭，梭，』香味隨着聲浪從裏間屋子傳出，掠抹過一些人的鼻尖，得被誘惑的，自然而然深嗅了一下。

在這一羣中，沒見那瘦子了。

『俄槍老跳，』黑五大聲叫着，怕語音鑽不進屋去似的，『這香味真不錯，昨天把傢伙丟了，我看你幹什麼？』

「那有的事，怕要瞎子算（命）了。」聲音很響亮，滿透着精神，再說：『丟得婆娘，行頭豈能好說——命肝心呢。』

一陣笑聲。

爲一碗臭酸菜煮包穀羹燙住了舌頭。

沒湯沒菜，就這樣要塞滿肚子，那白米飯嫌不洋，肉塊稍肥也膩，豈是天生兩種腸胃。

擱在嘴邊，不時「噓吶」吹吹，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的似看別人做像，但那每張臉啊！從未使對方認爲難看而發輕嘲的微笑過。幸好只圖塞個飽，迅速的，愈快愈好，這樣可稍減去酸菜的臭味，「喜喜虎虎」送下咽喉，並不剩點滴，於是把碗筷扔在一旁，抹抹嘴，各自捲裹煙葉或端杯開水喝。

消停片刻，也沒誰命令，只眼角瞟了瞟，爲了要能殼生活，誰辭過辛苦！除非出去探看天色；如果頭上集結烏雲，或四山昏沉，窪裏吐出熱風，也無非眉頭稍皺。像這般

雨過天青，有甚愁的，就是稀泥爛出坑窠，山濤沖塌了野橋，或是尋常事，從沒使他們發鬱過，因這種途程久已習慣了。

揹上那細篾編的豬腰子大簍，裏邊：一兩床羊毛氈，草鞋，電筒，幾件衣服……或利適的手鎗，擱在最下層的子彈袋，最少也得裝有七八版，五六個手裏拿桿尖上貼有鷄毛的小稱。黑五提了那盞馬燈，褲管紮得高高的，奔出廠壩，三脚兩步超越在頭。小連在柴堆裏拾根黃荊棍做手杖，和丁五爺吊落最後，不時又回頭望望，怕忘了什麼，想立刻就記起似的。

籬旁小羊挨着他媽咩咩叫，爲這一羣脚步聲所驚擾。簷下的一條大黑毛狗，仍舊動也不動地蹲在那兒，只略偏頭目送他們走去。

步調雖不挺快，但沒有覺得，忽然踏在泥坑裏，便一脚棒都是污點，好在泥水並不含糊，而且從清晨到現在還沒有人踏踐過。

陽光照着淡淡色彩，薄明的，從石岩邊抹過來，落在人們的頭和腳上，便感到那

雖是微弱地，一種力的慰安的賜予。因之，寒顫減低。

粗厚的脚板同踝脛上，不只泥點，還有嬌嫩的葉塊和露水沾附，便覺到有點癢，却沒誰去弄掉它。露水漸漸乾去了，哪也就牢穩的巴着。

翻過雲岩，繞行在檀香物中，路稍平坦，道旁野菊迎着金色線條輕舒笑靨，在光圈裏的一切物象，興奮而寧靜的擺着，那背陰處死色般的濃綠，看過去並不十分刺眼。飛鳥歌聲清脆，咕咕喳喳一陣緊接一陣，如緩奏進行曲，於是他們愉快的放開脚步了。

山澗劃出鴻溝，過橋去顯然是另一世界——二十里長山斗坪的，一起一伏的小崗子，嶢荒而粗暴，那赭紅色禿頭顯出異常村俗態，不說松杉，就連賤生賤種的蒼茅草和黃桷，也沒一窩，一株。這裏，在炎夏烈日中，班鳩沙像曬得流油，發光。而冬季裏風雪捲過，馬上和燂粒結成堅冰硬塊。即使春天，給萬物以有興緻的生趣，也像不會降臨到。他們偶爾回望葱蘢矗立的雲岩，心上便覺得什麼，空靈的，像宇宙的分歧之

類：嘴裏却只能說：

「看，于家店離我們遠了呢。」

沙路是抹斜抹斜的，幸而見了太陽水氣就蒸騰，如同在河汀上踏步一樣。

沒有人家，也無野店，連彎帶拐好幾里，足足走到坪的中段，才碰上兩個毛道。

揩着夾背子對撞過來。

其他都相互談話說笑，沒理睬這千巴衣。只小連骨溜溜的望他們兩眼。爲着翻山，不像昨天走平地樣，他的腿肚有點發脹了，脚兒沉沉的，終竟是孩子家，腹內也已鬆動：

「丁五叔，沒有多遠了吧？」

● 即雲遊道士。

● 即毛道之別稱。

「好記性！那不是一片樹林嗎，轉過去看得見有墳地就差不多了。」
重復遲重地下着脚，吃力的，沒有呻恨和埋怨，即或是在心底。

三

太陽爬上東邊一排房屋的么門。

柵門口兩株四五人才能合抱的黃桷樹下，臥着兩塊字跡模糊殘斷了的，似某將軍平蠻紀功的碑碣。蔭中，十來個不三不四的漢子隨便坐躺，以辨察的眼光，眄着正從包穀地那邊梭過來的人羣。

丁五爺揚揚手，把中指和食指向前伸着，他們便又各自談笑。

這兩百多家的老興場，除了趕集，平時總是清風雅靜，若逢上下場口兩家茶館，沒人在那裏鬥牌，直如遭洗劫後的村落。但，這兩天可大不相同了，值着裏頭趕烟會，

此地正當孔道，五家棧房便擠得滿滿的。街上很少女人，穿來穿去只見到些口音十分相同的漢子。

他們剛奔進雙義茶社，被一個瘦小，蓄了八字鬚的人接着，親暱地打招呼：

「各位辛苦，對不住，擠一點，窩基子●給預備了，斜對門的三元棧。」

「徐大哥麼，別客氣，自家弟兄，有甚說的，這就很費心了，——老太來了吧？」丁五爺首先站出去應酬。論袍哥是大爺，講資格挨巴二十年的老跑攤將，態度自然和藹，口齒又清白。棚裏沒用管事，他只好答腔，且也是理應的事。

「昨晚到的，她還提說了丁五哥呢。」八字鬚笑着說，透出滿精明強悍的神態。

「不敢當，兄弟夥（自稱）」

八字鬚張羅着堂倌泡茶，和丁五爺謙遜的敘談了一會，便說旁地方的事還忙，

● 他們對於房屋之隱稱。

須得他去安插：

『對不住，弟兄們稍坐一下，失陪了。』又轉身向裏邊桌上，那趾高氣揚踞坐着推牌九的漢子說：

『老耍[●]呀，別儘玩哩，還是各處走走看看吧。』

那傢伙沒答腔，只橫白他兩眼。

茶座雖不擁擠，但另外兩桌擲骰子的，呼么喝六圈了好幾層人，却頗形熱鬧，耍羅漢（千大嫂的外堂管事）沒離寶座，只向丁五爺他們這邊微笑點頭示意，立即，他身右站的保官，一支水烟送過烟來。

歇會兒，丁五爺吩咐他們把拿出的零碎收拾收拾，打好店了再說。

三元棧在路西，門面雖然寬敞，但房屋矮小，低得來差不多墊起脚再一伸手就

● 對於姓的別叫，如老耍姓龍，老跳姓張，老趨姓劉，老掛姓丁等。

會摸着門的橫方。那脫了金漆的招牌，板滿了塵土，一片灰撲撲顏色幾乎看不出字來。裏邊已住了四十多個，只空三間屋，因為是上房，顯然像爲貴賓們預備。他們被領進去看，都異口同聲說：

『太客氣了，弟兄家怎好呢。』

疲勞偷偷爬上衆人眼角，一來昨晚也沒睡好覺，就東倒西偏躺下舖，只俄槍老跳摸出去找烟館過癮。

他們醒來，通通都沒溜開，有的鬥點點紅，或同店中熟人跑來低論着千大嫂的威風，和耍羅漢的高眼不瞧人。足足鬧到么師掌上燈，大塊肥肉和白米飯塞到口裏，對於這世界已滿足了才收風。

丁五爺沒吃多少，匆匆放下碗，帶着有些心事樣的神色跨出店去。

夜的濃厚色彩給人抹上嘴巴，外面悄靜，未傳半聲狗吠進來，個別的房間細語本就很模糊，也沒有誰嚷茶叫水。

靠北頭，三張床上滿掛藍麻布印花帳子的那間屋裏，俄槍老跳從外邊端來烟膏，擺開場面和黑五對躺着。小連坐在床沿上，雞子老趙在一旁捲旱烟葉。

「猜猜，這次合棚總共有好多？」俄槍老跳似乎知道了一點，却故意向黑五詢問。

黑五翻翻厚嘴皮，這事件像引不起他多大興趣：

「唸，顯你出去了一趟，哪干我們屁事！丁五爺回來不就會曉得麼？」

雞子老趙把烟栽上煙斗，走近桌前向那盞燈火遞去，却沒叭，想起什麼似的回頭轉來：

「老跳，還是說點關於你太太的事吧！」

這，黑五聽了顯然是高興了，粗濃的眉毛向上一揚：「呃，這倒對……隔不了多久你又要提一回，却總是那麼吞吞吐吐的，而今我們這幾個人些算什麼。」

小連以同意黑五說話的眼神望着俄槍老跳，他是側身坐地，因之，一隻手蹲在

席上。

立刻，在呆定的燈光下，閃出一張苦笑的，似懷着無限痛楚的臉：

「算了吧，提她做啥子？不過，唉……」以四川的口調，遲緩地吐出。

黑五被整得有點生氣，手向頭上包的帕子接擦。小連見了忍不住偷笑，便回頭轉去，假裝咳嗽。

『你看你！就是這些，我只要心頭裝得有事，便一五一十數給人家聽，完了，自然而然就覺得暢快起來，你看你……』

這一夥裏，從沒誰見俄槍老跳張口狂笑過，是因爲抑鬱太甚，又被那撈什子拖上好幾年。因之，額間皺紋和當春淺草樣的鬚鬚，又多又雜亂，雖然只是三十二三歲，正是當陽的時候。

當着直爽的黑五，厚道的雞子老趙，和那天真的小連，及一盞如在漆黑裏透出火花似的煙燈，（那盞菜油燈因油乾燈草盡，已自行熄滅。）照滿屋景象顯現靜穆

而和諧，在在使他把積結吐個淨盡——

七八年前事，曾是中學堂裏充當老大哥的時節；懵懂地踏入那張着虎口的陞官發財圖——二十×軍政治學校，由家鄉跑上省，以爲僅存的五十多歲的老娘已死，便無人管束而愜意了。

六個月混滿，再由見習排長陞到上尉。在成都那諾大地方，也曾帶隊伍威風凜凜地巡查街市，每月受領四十二元五角正餉。爲着生理迫切的需要，或是現在手頭已能允許，便成了家室。

「在街上巡查騎不騎馬呢？」小連忽地記起從前紮他們縣中的，一個連長騎馬的故事來，便岔問着。

「騎馬，不走疼腿就是好的了。」

「呃……」小連呻喚一聲，手在膝蓋上輕輕拍了幾下，惋惜着什麼似的。

「婦人，」嘴裏說着這名詞，立即，腦膜上刻畫出那熟稔的容貌，年輕而妖冶。

「唉，」他又長長歎一口氣。

平時，像神經病患者渴望整天是白晝一樣，希冀戰爭來臨遂其高壓的慾念之夢，恰巧資內火線不久就爆發了，雖曾似眼裏充滿血絲瘋狗一樣，盲目的夾起尾巴前衝，但結果他們這團被包圍完全繳械。幸得猶剩一塊好肉，空着兩隻手回成都來，只說找事容易，且守到窩窩舒適幾天，遷延復遷延，抓飯碗到手的可多，却盡是別系別派，灶頭倒了烟囪哪能存在，窩裏情形就大變了，她時常不吵就罵，漸漸，出去一天騷到黑沒歸屋：

「驢子性，放縱不得的啊！」他慨嘆似的說。

鳥兒終竟飛了，他怎麼能忍受：

「不曉得忙唛子！咧！也不怕你們笑我，實在，這時我東跑一蹣，西跑一蹣去探

● 四川土話，等於「什麼」的意思。

問，却往往得着滿肚皮悶氣回來；什麼他們又不是跟我看婆娘的咯，或到底是你才能這樣咯的等等冷嘲，氣死人！但有唛子法門呢，鬼嗎？她太那個了呀。」雞子老趙見了他哪如一個老年人被某事刺激起來的神態，縱是滑稽，也不好偷笑。黑五和小連則入神似的四隻眼睛瞪着俄槍老跳。

後來她儘和別部一個軍官，儼如正式夫婦了。

爲着威力，他也沒敢說什麼。苦地後與那婦人私下見了幾面，但得的却是霉氣。「這怎麼能叫我忍受呢？縱說是水做的心腸！」

「一天，在包家巷碰見她了，恰巧又是單人，我只說問問她真意究竟是唛，到底也夫妻一場，不怕笑話；你們猜她怎樣講她：「嚇，自己養不活婆娘了讓給別人，而今反時常找着囉嗦，有點來頭，莫非你的意思想跟他要幾個錢？」嘿！我怕窮瘋了，她哪話啊！又記起那些別人的，黃蜂尾巴般的語刺，如何能從兩頭放的來氣？突地，打綁腿裏抽出手插子……」薑黃的臉色鐵青了，他捏緊拳頭向空中一揚，隨即坐起身來，

「就這樣一下給他媽的一個大開腔。」

「哎呀！可惜，可惜，」小連抓抓下巴，唉聲嘆氣起來，把黑五和籬子老趙逗笑了。俄槍老跳向他也苦笑了一下，兩隻手緊緊抱住頭，重復倒在枕上，閉着眼。

「可惜！可惜甚麼呢？」

「聽俄槍大叔說來，哪不是一位……總而言之，一位……」

「呸！你在那點學些這個！」黑五坐起來在小連背後拍了一下。他笑着伸伸舌頭躲開了。

睜開眼睛，俄槍老跳用鬱鬱的神色向跳到對面床上的小連看兩眼，「本來嗎，過後我也很後悔呢，沒那東西！」重複興奮起，眉尖一揚，袖管幾乎帶倒煙燈，手又向空中重重揮了一下，「呸，也該給他這麼七八萬刀，」咬着牙齒。

「自然後來你也拿他週支了。」不懂事像的黑五，偏偏這樣問着。

他搖搖頭，兩眼呆定的，斜視着右方的牛肋巴窗子，是懊惱？却又如陷入那頹傷

的境域。

聰明的雞子老趙，一面磕着烟鍋巴，一面岔開話頭向黑五問：

「黑五，你那個呢？」

提到自己的，心中便有點忐忑，不曉得怎樣說才好，時常也繫念着：「有什麼說的，我們茲些鄉頭棒棒，逃出來整整三年沒歸屋，你曉得她偷沒偷人呢。」到像是老實話，實在他們那地方的風俗也不見得周正，黑五閉着嘴，樣子有點悽惶。

小連首先嗤的笑出聲，雞子老趙見了這神色也不禁掩着口，只俄槍老跳沒開腔，挑起煙膏朝燈上燒。

「笑什麼，人家豈不是說的真話，如今我還担心着她會餓死呢，哎！只怕沒有人要。」黑五已明白先前那話有點擡花，便老實裝做說，說完了還納悶的瞪着眼睛，

● 暗示之意。

● 抬花：某地土話，含有無心做錯事之意。

瞧瞧這個望望那個。

這到使他們不好意思笑了，而黑五心底却「嘻嘻」起來。

「什麼有趣事情？」丁五爺安閒地踱進。

除開俄槍老跳，他們三個互望一陣，忍不住卻又笑了。

丁五爺跟着淡笑了一下，沒再問，只說：「剛才我在那邊屋裏叫了幾聲，沒聽見你們答應，還只說已睡熟了罷。」

到是俄槍老跳詢問起丁五爺去和千大嫂那兒接頭的情景。他慢慢地在燈罩上叭燃手內煙竿裏尙剩的半截煙葉，黑五走開讓他躺下去——

到仁和店的棚頭到只十來架，據算來千大嫂本人和邊棚的，總共有兩百多條筒筒●單計硬角。

● 他們對於槍械之隱稱。

「這輪差事說小呢也不算小，依眼線探來挑子坐二百幾，他們先打主意出永寧，後來不知爲什麼改由鎮雄梭老握（鶴）灘穿鉅府大路。」

他又說這次護商隊用兩連多，傢伙到不十分詳堂。他們完全挑硬健的分三路出手，第一隊足足實實殺百，去就硬上，在三岔口的巒天石這面擺起等。二隊打遊擊，只要三十幾攔腰給他個湊手不及。因着他們全是短傢伙，歸於最末這一隊：

「計算到行得，等到頭裏的抄轉來，我們這面再給他堵上，哪還會飛。」丁五爺顯然高興了，抿抿嘴：

「嘿，別看千大嫂是婦道人家，做事來才真叫殺滿哩！她說路上的吃算弟兄夥掏私包，在那邊口，派得有灶頭去了，子彈不殺的也由她補發，大家努力上前，得了財喜是兩個老板一挑，沒親疎，沒遠近，弟兄夥全三分，剩下的和其他，看再怎麼樣大

家公議提成。」他豎起大姆指，「這才交代得碗菜尖、煮灰磨（豆腐）來青（清）去白哩！在場人沒一個不說爽直的。」

「黑五哥，這挑得管多少錢，你知道不？我同你同他（指鷄子老趙）分。」

「跟你兩個分！一百錢三股賬，誰得三十四呢？」黑五忠厚的笑了。

這孩子氣話可使丁五爺心底暗樂，表面上却冷冷的囑咐小連說：

「你別儘談了，收拾收拾，明天不等亮還得起來趕路哩！」

沒有更鑼聲，只微風從天井裏飄入窗眼，吹送着他們安穩的夢境。

黑的寧靜。

四

微霧從林脚升起，沒有誰知道。只飛撲欲止宿的鳥，殘暴的野貓，和提燈趕通夜

的行者，偶爾覺得那慢慢地來，如輕紗，如薄膜，如遊絲，飄飄地，柔和的繞着翼羽，脚脛；如道旁林中之野刺樣，趁不妨便撲到身邊，——那不可捉摸的，散出陣陣沁骨涼氣。星星猶擠眉弄眼，瓦牆上鋪着暗灰色。爲了保持已往聲名，雖止十七個！都以輕快的步調走出老興場。

飛鳥還未噪起，一兩聲鷄叫啼破空氣的岑寂。他們沒用燈火，乘着微光，看不出乾土地與泥坑，水漿常濺滿脚肚。

翻過小寨門，天街星點突然隱滅，路程愈顯昏暗，朝前十來步景象簡直看不清楚是什麼。好在走着陡石梯，步調得放慢一點，等待着，不時抬頭望望空中，希望它立即揭開障幕透漏光明。

天色漸漸轉到啓明了，呼吸就覺得格外順暢，一切物象快要從眼前開展，在黑暗中瞎闖煞是苦痛。

鳥雀開始嘈噪，在林中撲撲扇翅，受了顫振而滑下盛在葉上的露點。山坡中微

風貼地吹，盡是幽寒與酸冷打着移動的脚棒。

剛降到低地。貼山脚繞來的溪流過激，應着瀑布高唱，建在那上面的橋，石板已坍塌半邊。橋旁土地棚，矮蹲着像是誰遺棄了的黑漆木箱，但他們並不動疑而注視。就是那有一人高，呆立在路邊的石像——沒手沒脚底阿彌陀佛，也未嘗懼怯的悄悄偷酸兩眼，人與鬼的世界和軫域，只能使他們冷笑，既有顆鮮紅赤熱的心，它的搏動便是羅盤。

天光由魚肚白變成大亮了。高聳遠山被煙雲障鎖，看去儘像大理石插屏，偶爾在上面浮出一兩個峯尖，秀麗的，却又如酥胸坦露。道中，右邊貞楠木崢嶸而自負似的豎立，黃皮松飄洒虬髯，山石磷磷掙頭露角，左側一嶄齊青青草野，抹斜抹斜緊接下面野流。前頭約莫三五里地，林木森森含笑而憫惜地吞進大路。

『這地方多幽靜啊！』是誰歎息了一句。

『有一大羣羊放放到不錯。』誰緊接着說。

「你看！修一座草房在那窪裏正合適。」

「給我做多好呢！」黑五心裏想。他的法門可不同，像這麼肥沃的地，開墾出來，準有好收成，便向着俄槍老跳說：

「老跳，你看這塊地方怎樣？荒着豈不可惜！二天我們找幾個人湊點錢給買來做。」

俄槍老跳聳聳鼻尖說：

「是捨不得咯，倒底你還未脫去莊稼氣哩。」

黑五沒再說，一面走一面緊蹙雙眉，好像在深思什麼而突然又想起，從他祖上以來，壓根就是莊稼漢，對於土地怎不懷戀呢。

後面誰以粗澀的喉音唱道：

著茅草上結仙桃。

結起仙桃我要討，

結起仙女我要嫖。」

是這般景色，能不引起人們清新的情趣？
俄槍老跳被挑逗得搭搭舌頭，咳嗽一聲，音調很滑稽：

「清早晨起來八個枚子枚，

三個枚子三，

啲呀也甘心，

嫂嫂哈！」

前後通通哄笑了，黑五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說：

『那點去找你這種缺薄人。』

小連一跳一跳趕上來，問：

『俄槍大叔，這是不是你們四川調子？怪好聽的。』

俄槍老跳點點頭，說：『小連，不要裝大人樣嘞，你也唱個來給我們聽聽。』

『我可不會呀。』小連狡笑着。

『嚇，你這孩子，怎麼扯誑起來，前天坐在階簷坎上獨個嘍咕的是什麼？』

『好吧，我唱一個，還是先前在河面上學的呢。』

他剛張開嘴，却又忸怩的笑了，急得黑五不耐煩，指着他接說：『我看你……』

『大河漲水小河渾，

打漁船兒倒倒撐，

打得魚兒只四兩，

打得蝦子只半斤。」

「好好，到底是娃兒家有聲氣，」是雞子老趙讀，小連沒答腔，只笑瞇瞇地抿着嘴。

東邊山巔上：太陽衝開霧屏，微笑着伸起頭來，向他們緩和地摸撫，由於暖與舒適底感到，大家不知不覺從嘴角溜出軟軟的呵欠。

聽了他們講話，落吊最後的丁五爺，心裏似正盤算着什麼，以深湛眼光向四下瞧射後。沒插說半句，只低頭走路。

由於他們的誇說，對這地方越看便越愛起來，不禁繫戀：「怎能找塊像這樣歇脚的大好地方呢！」心想，却輕輕的歎息了。

明知道如今世界不會容讓人有安息的日子過，縱是一年到頭啃包穀粳也好，

但近時來心情總有點那個，如何變化到如此，他自己亦難以思忖索解。抬頭向前面走的弟兄們瞥半眼，立刻，一個個身世的底細，便在腦中像湧起放射狀的光紋般拉過。

『誰沒骨肉親人？誰不想安居樂業？而今都是提起腦殼耍……』他想到提起腦殼耍這句，週身立即戰抖了，不知是胆怯，還是被凄寒飄襲所致，因為他們正穿入了叢林。

林中陰幽而暗鬱，鋪滿積葉的地下很陰濕。初升的朝陽，被山尖擋住了，透不進光來。時間彷彿拖長下去，很久很久，眼前還是那樣，東一根巨大樹幹，西一叢矮小枝條，使人們的心地陡的狹仄了。

老鸛被那沙沙，草鞋和樹葉磨擦的聲音所驚起，聒聒撲飛着，間或掉一兩點灰白色的糞在人們肩上；

『討厭的，撕掉你的翅膀！真倒霉！』只在心裏罵。

遠處，『苛……丁……丁……』勤勞的啄木鳥奏出工作曲，那聲音反復地迴繞在密葉繁枝間，給人遲緩的心的搏動以緊張的情緒。

似乎都已染到幽鬱傳染症，沒有誰講話——這十七個，炯炯堅定的目光向前飄，頑固的，疾速的移動着脚步。

終於眼前一線陽光穿入了，整齊的脚步聲更加綿密。

『呀！』是誰望着這明光燦亮的山野歎息了一聲。

心上那層緊迫屏除，像重獲得了什麼，欣欣然神色又罩着各人臉面，雖覺得飢餓，却誰都沒說，就是小連也以最大忍耐力捺住了，和別人談呀笑呀的。

『老趙，還是在你自己人那裏打尖吧。』丁五爺好像窺破了人衆心情，以較高聲音向雞子老趙說着。

『嗨！不是你提起我倒忘了哩。』黑五接說。

『忘了唛子？兩個卯米子打架，跟你毬相干。』俄槍老跳向着黑五說，他沒聽懂，

追着儘問

「你說些甚麼？」而俄槍老跳只笑笑閉住嘴巴。

「有好的，他拿四川話罵你呢。」

黑五閃着烏黑眼珠子，以懷疑的眼光注射着俄槍老跳的瘦背脊。

「你信他那麼多。」

陣陣炊煙從麻柳林中升起，隙處露出一段土牆角，大家都好像聞着什麼樣似的，鼻子用力嗅幾嗅。

雞子老趙搶在前頭，首先跑進那三合頭草房去。但情形擺進眼眶可大變了，門口桌上已沒有甌子擱着，壩裏往常總有一羣雞子被來人吓得「嗑嗑」逃向兩邊。這道理可說不出，屋內好像陰慘慘的，連那正當中牆上貼的，滿巴塵土的關雲長坐像，看去竟顯得寒酸了。

「生意好呀？」他向那抱着孩子的，羞怯怯站起來的青年婦人打招呼。

他還沒答腔，許是聽見響聲，從左邊灶房門洞，一個頭上包着藍布帕子的中年婦人鑽了出來：

「呦，稀客，稀客，想必是又進裏頭趕煙會，發大財呀！」

「好說，好說，你們那倆口呢？」雞子老趙嘻皮笑臉的說，一反他從來的板像。

提到這，那中年婦人眼圈便紅了，正要張嘴說什麼，外邊人衆已攆擁進來，只好咽下話頭張羅着。

「餓了，餓了，吃呀！」黑五嚷。如今他好像天地間便沒其他事情，除了吃和睡。

小連一跨進來，便向那年青婦人和孩子骨碌碌轉着眼睛：

「嚶呀！這不是劉三嬸？上年碰上喝喜酒沒像多時候，怎就添得一個小兄弟了呢？」

說得衆人都笑了，那年青婦人緋紅了臉，背轉頭去。

「小連，別亂說，你劉三嬸臉皮還沒撞厚呢，看人家羞得什麼似的。」俄槍老跳

在一旁打二和聲。

『得怕想再來一回鬧房酒，灌得你牛打土地似的，記不起那次了吧？』另一個向俄槍老跳笑說。

小連接孩子過手抱着逗，她倆都轉身到灶房裏去了。

孩子倒還白胖，睜着一雙烏溜溜眼珠看小連，繼而「呀呀」的笑了。

『嚇有緣法……你再笑……俄槍大叔，你看我像他不像？』

『像你！像你個尖嘴猴三，』是黑五回答，因而把大家又惹笑了。

這話已被她聽見，恰巧年青婦人提着一瓦罐炖茶出來，不由的盈盈瞥了小連半眼，將孩子接過手去。

往常這裏一向都有飯賣，這一次只端上幾大盤包穀粳，使人衆驚詫了，便七嘴八舌向中年婦人詢問。

『哪甚麼不要呢！一頓飯，雞，總共七隻呀。強盜，搜，搜傢伙嗎？還是搶人……』她

突地滾下淚珠，傷心地哽咽說着；只顧自個說自個的。

突如其來的意外狀態，使他們驚愕的向那揮着眼淚，退坐在門坎上抽噎的她，
瞠着眼睛。

『大嫂，什麼事情？你慢慢的說吧。』雞子老趙在一旁悶悶的，倒是丁五爺以安
然底態度問。

『呃……』她剛一張口，淚水又簌簌落下咽不成聲了，幸好那年青婦人抱着孩
子走來，用羞怯而悲戚的姿態敘述前三天高頭怎麼來清鄉，沒有撈得半根毛，許是
有人說壞話，把弟兄倆給抓去鎮上，打探過兩回也沒會見，而今是兇是吉還不知曉。
話還沒有說完，她也啜泣了，掛在頰旁的淚珠，滴在懷中孩子臉上，使他不得不
驚異的睜大眼睛。

『媽個皮。跟老子當真怕反了！』醬黃瓜的臉色變成乾紅，雞子老趙在桌上一
巴掌，兩隻眼睛定了神似的貼着。

盤內的包穀粃，被震掉了好幾個在桌上。人衆又全一怔，她那懷中的孩子，也給驚吓的哭啼。

這一羣——十七個，一條心，都激起血潮，不單是雞子老趙的自己人才搭手，都是爲了義憤。天地間到還是有個公理，可是那不存在於富有脂肪質的狼的心肺中。「媽媽的，跟他洗……」一個矮小的漢子跳起身來，剛說到洗，下面的「了就完」給丁五爺搖手阻住了，到底薑是老的辣，像他的心裏就有個分寸，不完全血氣用事：

「老弟，算了吧，何苦來！而今的世界本就是……最好我們看怎麼從長計議。」他踱過去拍着雞子老趙的肩膀，用低低的音調勸慰。

雖是心裏打哽，這幾大盤包穀粃終竟得這一羣掃光了。

丁五爺拉雞子老趙在廠壩邊私語了許久，他怕人衆一激憤，胡來會把大事弄糟。

『大嫂，不要焦，這事情全有我辦。』雞子老趙走進來向中年婦人安慰，嘴裏就飛濺出唾沫，顯然怒火尙未平息，『唉，鬼曉得，哪兩個本分人啊！』語氣柔軟了一點，心裏的，『像我們這樣，反而半個錢事沒有』的話，未曾說出口來。

臨動身，他又掏了些錢出來遞給那中年婦人，『大嫂，這你暫行收下，將就我們順路，回頭到鎮上總要想辦法的，看是如何。』

丁五爺沒想到這，幸得他提起，心下十分贊許，便向包裹摸：

『好。老趙，勞你轉交給大嫂，可不像什麼樣，無非是盡盡朋友通財之道。』還沒等他的話住脚，俄槍老跳也插手進籠，其他的也都搶先來掏。

雞子老趙看見是大家情意殷殷，不好十分推諉，『既然大夥弟兄義舉，我可先替他們謝謝了。』

『別客氣，別客氣，自己弟兄。』沒誰繃眉，異口同聲直率而坦白的回答着。小連最後拿出約莫好幾吊銅板，恭恭敬敬走在那年青婦人面前：

「劉三嬸，這回不曉得添了小兄弟，糕都沒給他買點來。」

人家都誇讚他會說話會行事。劉三嬸反而謝却，急得他把錢擱在桌上，羞澀地轉身就跑出大門。

她倆呆呆地目送着他們走去，簡直不知怎樣是好，如在夢裏，「會有這等事嗎？」那中年婦人遲緩的歎息了，雖說內中有個自家人，也不是十天半月的勤走動呀！

途中，雞子老趙總悶悶的，不大說話。俄槍老跳一路嘖咕：

「雜種，而今千萬不要當老好人，啖子是啖子……」

因此到不寂寞，這個嘴巴住了，那個又打開，都把這事件談論着。

攏鎮，雞子老趙詢明他們晚上歇老渡口後，便獨自走去。

還是黑五想起今天俄槍老跳還沒有過癮，便問停不停，他只搖搖頭說沒關係，大家就又往前趕。

太陽快要落土，天邊泛出彩霞，山勢至此中斷，在眼前擺出一塊平原，上面青秧

幽幽的水田縱橫着，從那裏面不時傳出雞聲。

『呀！』小連歡呼着，他是第一次來，又看見了那雲蒙山周圍也稀少的稻葉，這只在他的記憶中纔能搜尋着的。

穿出田畝，楊花滿地飄，像風蛇般溜的河水，呈現在眼前，一羣羣野鴨逐波浮着，悠然自在。

渡船正像那乾臘般的老船夫一樣，沒有艙板，舷右脫去兩片，露出生滿鏽的釘頭。幾張破舊篾席，重疊在架上算是篷。後艙裏，擠滿了缺口的碗，粗細長短不齊的幾隻竹筷，脫耳頂鍋，膩垢糊滿的油瓶……

看見這些，小連更自欣喜了，彷彿回到七八歲時那段時間裏，沒受污濁的社會浪潮所薰灼，蘊藏在心底的活潑與天真，又自然地流露出來。跳上船便去掛槳。

『小先生，這是不好弄的，你看河水多急啊！』老船夫慈祥的阻止他。

『老人家，沒關係：你還不知道我從小就是弄慣這個的嘞。』

過河去，走攏場口了，小連猶轉頭望住那夕陽中微飄着花白短鬚的，立在船頭的老人。

「貴客，歇了吧，我們這裏被蓋乾淨，吃的又齊全……」

他們沒答白，一直向連陞棧走去。

「丁五爺，恭喜發財，又進裏邊辦貨？」櫃房裏有一張黑油油臉孔的胖子，笑嘻嘻迎出來打招呼。

「辦你媽的尻尻貨！」黑五心頭好笑，忍不住吃力盯他兩眼。

挨巴要起頭更了，雞子老趙才趕到，衆人都圍繞住他，想訊問個下落。

「人到沒丟，說去說來還是要錢，已給下了話，等我轉身再商量。」

第二天早晨，如無休止運行着的太陽一樣，又拖了滿充精力底脚棒在山坡上
蹣跚！

黑五邊走邊嘟囔：

「狗入的，多算老子們兩個銅元又賣得比別處貴，還說是老主顧哩，憑那們？看倒都睡安逸了，前頭誰又發辰瘋，呼吆喝六通夜鬧，不談了，依得我的脾氣呀！嘿！」

「我就就憑櫃房裏那位！嗓子事理路到頭謗，莫非沒得手吃心底存在不住？」
俄槍老跳和黑五故意開玩笑，却以作古正經語調說出。

「哦！」黑五像煞有介事的應一聲，記起那又肥又高的傢伙，滿臉白麻子，在微弱底桐油燈光下，也並不十分顯眼，但她垂在耳邊的環子太大，穿着沒嵌滾寬花邊欄干，也像山裏苗婦人，差別只在工作的懶散和勤快：

「天，那不當真會成夜叉精？」

「不怕麻精麻怪哩，嘻嘻，猶有人……哼！好意思，還說別個。」這場鼻樑骨漢子

的身材，年紀都和黑五差不多，語句中便像有衛護。

『怎麼呢？老九。』

『怎麼？』老九撲哧笑了，『昨晚我才當真沒睡穩，不知吃得多嗎？抑是肚子壞，跑毛廁？跑到天亮。』他頓了一頓，舌尖舐舐嘴唇，『猜猜！半夜三更老跳唱唱噓噓走外面進來，又沒聽見開店門，你想他在做啥子呀？』學說着俄槍老跳的口調。

『信他的，那時我才在櫃房裏過完癮呢，你真缺薄了。』

『過甚麼癮？』雞子老趙輕輕地笑着。原來打昨晚起他就沒高高興興說過話：至此才插口進來，『算了，當兵二年，老母猪也認作貂嬋！嘻嘻……嘻嘻……』

『這樣哪你簡直就算給我硬栽上了。』

傍午，他們在三岔口的么店子歇下來。

雖說是三岔路口，地勢却頗僻靜，如果不貪走生意，想必誰也難得從這兒冷摸過。

拐左邊彎，正是鎮雄斜插向畢節的獨路。

甌子還沒起鍋，他們都在店裏笑談着，小連見插不進去話，便沒因沒事跑出門口閒眺。

山中的氣候，正像人事，詭譎的變幻，就是旅途的老行家，也難以猜測。

一輪紅日當頭，自由自在散播着熱力。小連解開了緊身的項下那顆鈕扣，讓裏邊胸框敞敞風。

抬頭向右邊儘望歸路，也就是來路；它爲泥與石混成的山崖遮斷，會使人不相信轉到那背後依然有徑可尋，而且還通得很遠。

左邊大道上，迤邐過來四根細篾包籬底担子，漸漸由遠而近，由模糊而明顯，後面一老一少跟着。

「大叔，打打尖吧？」

「打尖，先看看山勢！這一節路可不是玩的，依我說快點趕到鎮雄，那就由你做什麼也丟心。」老人嘟囔。

「哎呀，你老人家好胆子，才開頭哩；委實口乾得厲害，我們走這兒才只一回嗎？」

另一個挑包羅的又嚷：「又有店子，不是荒野空地，怕什麼？」顯然他是初走這個路道的人。

老人拗不過他們，便說：「好吧，依你們，打了尖趕路就可要快點，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事呀！」

小連歪身讓他們進去。

他們各自談笑，本來就沒睬這點小路貨，因為有個規矩，既下大圍就得放脫小的。起初丁五爺見老人用那老於世故的眼光，向他們不住飄冷眼，還作出傾聽的樣

子，雖然極力掩飾着，神態也有些驚惶。後來他還和那挑包羅的四個漢子唧唧耳語，等不到茶涼便立起身來。

丁五爺向衆人一遞眼色，朝俄槍老跳擺擺手。

『老鄉，沒來頭，別怕，我們是好說好商量的。』俄槍老跳扯出傢伙，首先跳過去指住老人，其他一個管一個，把那四個漢子和小孩都看定了。

店家稍微一怔，但臉上顏色立就平復了，在灶前仍舊好好地燒他的火。

丁五爺跟過來，從容不迫的滿臉堆下笑：

『老人家，沒有什麼，你只吩咐他們把担子挑起走。』

『大五爺，我們是……是本營生，沒……沒什麼……』

丁五爺皺皺眉：『不要多說吧，走！』

四個漢子只好面面相覷挑起包羅，老人也默默低了頭，牽住那目定口呆的孩子跟在後面。

『開店的老板，放明白的些呀，一會還得回頭。』

『呃，你老人家只管放心，不懂規矩，我們還能在這裏漂嗎？』

丁五爺點點頭，留下俄槍老跳，小連，和雞子老趙看守背下。

照規矩，押着折回來路，拐過山崖，彎進道旁的林中，兩個望閃的散開去了。

『清清看，』丁五爺指着地下的四担包羅。

『大五爺，沒有什麼，小……小東西，只要合……合意，請……提去……就……就是。』

三挑包羅裏全是泥餅子，●一挑零碎，土布，草紙等七股八雜的東西。

放下對於東西處理的話語，先問：

『你們不是從畢節來的嗎？』因之，使黑五心裏奇怪，便向丁五爺臉上望了一

下。

『對……對，太五爺，我們這小本……本營生，還是十三家合夥做的，全指靠着……』老人顫抖的答應着，孤子假在他身旁。那匪在一邊的四個，身材到足穀粗壯，但腳腿分明戰抖，像使出牛勁才站穩。

丁五爺輕輕笑了，但仍皺着眉，打斷他的話頭說：『別講那麼多了吧，』口氣委婉，像在要求着似的，『既走畢節來，富順那幫怎樣，當然是知道的了？』用肯定的語氣問。

老人略沉半刻，在恐怖下還能作有理性的懷疑，說話就不投數，『一道從瓢兒井起身，那不比我們是……是小生意，在畢節要……交涉稅捐，你高高手……你……』底下的語句他不曉得怎樣說才合適，因而顫抖不清，丁五爺也沒聽他的了，睜目暗自忖思。

『把他們怎麼交代呢？』老九一旁催問。

丁五爺微微一跌脚，那爛爛的眼神直向老人臉上逼去。

縱是堤高不怕浪淘，川馬躡慣山路，人人對於自己生命畢竟留戀，那光景誰能准猜透何所居心呢？又不先拿東西！老人就不由的跪下去，神經錯亂了，喉嚨裏吃力才掙出枯澀的聲音：

『大……大五爺，我……我們性……性命不要緊，還有十……十三家娃兒大小……大小高高……手……』

那孩子驚駭之餘，被他這舉動吓的哇一聲哭了，一下坐在地上，手牽住老人衣裾，口裏接喊：『爺爺，爺爺……』

『討厭，真喪氣，哭什麼？看起來你不見得比小連就小好多，也體體面面的……』
老九一面嘟囔，一面要去拉開孩子，那老人却以為就要怎麼，便緊緊拖定他，向老九不住磕頭：

『大五爺，留他，留他，他爸早就……就下世了，可憐他……他媽守……好容易

守，守到現在，這點點骨血，打，打我，留，留他……」

耿耿注視着那四個已蹲身到地下，額角上發出綠豆大般汗粒底漢子的黑五，一把拉住老九說：『老九，管他呢，等丁五爺發落，』掉頭向着老人，『你叫他不要哭不行嗎？』

『娃娃，你……你……不要哭，快……快磕頭，大五爺，修修，修修陰功，高高手我們就……就……』臉孔透黃而起着鷄皮繃，額上和嘴邊的紋路顯得更深。一根花白小辮子盤在腦頂，前蓋光亮的了，從那微陷的眼眶中，擠出點點老淚。手背浮着青筋，像黃蠟上誰給畫上條條的深痕。

淒軟而發顫的音調，像屠宰場中絕望的喘息。

沒見過大陣仗，已半暈去的孩子，臉色橘青，但眉宇就露出使人見憐的憨態。

利那，記起了反正過後二十年前的情景，船打差被封號，一個個正像這個老人，跪在龍頭方上向糧子們哀求。丁五爺咬咬牙，往日從未雲過眼，見物不放鬆，爲着自

己也爲大家，而今心兒却軟軟的了，也不知是倒底上把年紀嗎？或是現在已把這勾當看穿。

心不定。像井過深，打水必得用長長的繩索，拉起來那吊桶就左右搖擺，漸漸終於提出面而實地有了着落。

他長長嘆了一口氣：

『弟兄們，有幾句話不知該說不？』

『丁五爺怎麼這樣客氣，你老吩咐就是。』

『論理煮熟了的雞不該飛，念其他……嗨，這話如何能講得通，全憑弟兄夥主張吧。』

直梗而有點傻氣的黑五，居然這次聽懂了丁五爺的話，其實那也就夠明白了：『嗨，丁五爺，莫怪我說，待大家這麼好，誰還會打哇哇？你老怎樣辦哪個又敢不依，』他伸出那粗實的手臂，大指和食指搭攏，做成個圓圈，搖擺着，『有鬧彗扭的，是這

個。」

這倒是最中肯的話，雖然莽聲莽氣，神態却使人又惱又笑。

『對！老黑，我依你。』那滿臉長絡腮鬚的大個子開腔了，眉飛色舞，樣子頂豪壯，顯然是山林中十足的老粗。

另一個却文縷縷說：『丁五爺，我們這棚人雖少，但大家都和氣共事，因此沒落得像李短搭搭他們，也負了點小名聲，說去說來還是全憑你老人家攜帶，況且這又有個規矩，就是把他們滑脫了，誰能噉牙呢？你老人家別多心了。』

『對！就是你這個道理。』

『唉！』丁五爺輕輕又歎息了，『明曉得承衆弟兄抬舉，但是大家的事，也必得提，嚶，這出爾反爾啊……』稍停一停，像接不上氣似的，低眼向地下那老人，『老尊年請起來吧，受驚吓了，我們雖幹這行道，也不見得全無心肝的。』

這剴切而委婉的言語！耳朵是相信了，却以驚異而呆定的眼神注視着，那一秒

鐘前的臉是那樣的，現在可——怎樣不同又說不出，只挺起腰，整個的上半身挺端直，及至丁五爺親手去扶他，隨着起來的顫抖軀體，眼裏才簌簌滾下大滴淚珠，像一個小孩子樣嗚咽了。

「天，可憐見天……」老人歎息着，一面揩拭眼睛，重復又跪了下去。

「起來，起來，說從個●嗎就從個，你看你多哆嗦。」絡腮鬍搶上前來拉着他，五爺却背轉身說：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一面把大指與食指塞進口裏打呼哨。

望閃的倒提着槍，踱進林來，見那四個挑包羅的漢子彎腰在收拾東西，而丁五爺却和牽了孩子的老人並立着，不像已打起發樣子，心裏自猶疑；

「怎麼的了？」朝黑五悄悄問。

「放脫他們哩，不是有老規矩嗎？」

走出林子，丁五爺想起什麼似的向老人說：

「老人家，乾脆我們一道吧，要做事就做到底，怕你們前途又扯皮絆●哩。」

「喂，喂，」老人俄延應着，語氣有點不自然，分明是懷疑他們要在前途下手，

「人心莫測」這成語，由於經驗的累積，總時常繞縈在腦底，望大羣張張，一個兩個臉上或嘴角都帶着笑意，是狡猾的，尤其那丁五爺的眼珠，碧綠而深湛的令人難測！

「哈，哈，哈，」笑聲爽快而又有點那個，「老人家不要多疑，講的却是事實呀，回頭怕你去撞上別的就沒鬆活，那此番卽等於白費，依得說就要幹什麼在店中也成，又何必像這樣來回週折呢。」丁五爺的臉色極自然，也並未鄙屑地向老人瞥半眼，那疑慮的深思，給一個挨巴二十年的跑灘將如何會看不出。

● 某地土話，含出岔事糾纏不清之意。

『是人哪！』老人心想。也不知是否幸運的問題，打三十頭上起開跑，這等事件還未曾遇過，但塞在耳裏的種種故事却不少，就總以為那行人殘酷而無理性，像豺狼的鬪子，張着血口，等候吞噬一切，使怪有秩序底社會的安寧波動。

店板用怔怔的眼光望着這重複走來的一羣，看他們有說有笑，（那孩子仍是陰怯怯的，）真正像合攏夥的客商模樣，剛才那情境還在腦中波動，心底便納悶：

『你，你……』你不下去，被那深綠的眼光一掠，改口說：

『客官，飯已熟了，開嗎？』

丁五爺點點頭，沒說什麼，他只好訕訕走開。

小連聽了他們的話之後，就故意的和那孩子一排坐着。

孩子起初還胆怯，也許是害羞，一任小連詢問只笑謎的，這邊剛唧噥上，那邊俄洽老跳也在向老人說：

『老鄉，你是那縣人！』

「納溪。」

「哦，我是瀘縣，還是連峯碼頭呢。」

「看！黑五那傻傢伙指着兩個孩子，『娃兒和娃兒，大人和大人，這到像樣吧。』」

大家都不由各自面面相覷，一種莫名其妙的愉快之感從心尖滑過，嘴角上溜出笑容。

吃過飯，老人強着要會賬，俄槍老挑笑着說：

「老鄉，算了吧，這點小意思有臊子來頭，看店家他敢不敢收你的。」

「偷雞不得，到失一把米……」一個挑包羅的想着，幾乎失口笑出聲來。

兩個孩子嘻嘻的牽了手先跑出店門，竟如此合得，因為小連太機靈，而那個又過於老實：

「青兒，等等。」老人叫着。

「讓他們去打堆吧，孩子家——」空中涼風習習，太陽無力地照着，那三尖角

的光芒，儘可能收縮到那白色圈裏，丁五爺心下十分寧靜，不像先前走起感到燥煩。俄槍老跳傍住老人，一路不斷問長問短，關於他故鄉的種種情形。

前面展開了鋸齒形相對的夾山，這一帶最著名的九十九倒拐曲路在中間彎繞。

六

四山沉靜而陰暗，太陽將隱去了。

風像醉漢般撩衣奔跑，地面上的松杉和小草都在掀髯似的俯仰狂笑。紫黑色雲塊積結成一大片罩住頭頂，兩點由稀疏而繁密，着實地滾將下來。

道旁鋸齒凹處的竹林中——

「你硬是啲，打野食不成，怕還要遭淋得來像水雞兒一樣吧。」一個肥而矮的

巡丁，向着那伸頭去竹林外觀望的埋怨。那家伙有個瘦長軀幹，因之，不是特地做的制服穿在身上太肥太短，再給配付小眼睛，嘴角蓄兩縉八字鬚，襯着下巴越發尖挺。

「看那邊坡上。」他回頭轉來說，笑嘻嘻擠了擠眼睛，八字鬚也就隨着聳動。

「別哄人了。正經還是冒雨跑到前面廟子裏躲吧。」那只是嘴巴說說，繁密的竹葉還沒有被雨透下滴水珠，也就懶得動身，把毛瑟槍倚在一旁，頭靠住那巨大楠竹幹，捲捲袖口，索性做出要閉眼樣兒。

「看呀！誰會朦混不成，這回可是當真的了。」瘦子顯然發了急，手不住牽理鬚鬚，高聳額骨上浮着的青筋也就粗漲，使人一望而知是屬於肝火旺盛的這類人物。東邊坡上，光景約莫二十來個，四個包羅走中間，兩頭有空手也有揣豬腰子背篋，在最後浮動一把撐張的雨傘，好像藍衣毒菌藉這驟來的灌溉而滋長出來。

「喂，看歸一點呀，莫不要碰了抓扒手才叫倒大霉哩。」

「嘿，你當真怕沒見過世面，哪那有挑子和這麼多人，而且打傘的還像是兩個

娃兒擠在一塊哩。」以挪揄的音調說，瘦子掉頭向着他的同伴，

傘。
雨水至少是孩子們的心靈，有一種天性的喜愛。小青怕小連撐累了，爭着要拿

「不會，不會，這點點算什麼，你留神着下脚，看滑倒了啊。」

下坡，道上積水橫流，淹沒了脚背，因為是窪處，兩個孩子「碰坪碰坪」踩，捲到跨的褲管上也濺了水珠。

「好生走，不要囉唆啊。」

前面林邊率率響，葉上水滴斜飄飄地灑下。

「站住，檢查！」

「見你媽的尻尻，半天雲頭吊口袋——裝風（瘋）哩，」黑五以為是白眼珠子，便瀟灑地吱咕，擦拭睫毛的一瞬，那黃土制服到未全濕，水漬浸出深淺顏色花枝

花場，極像倒霉的師娘婆底法衣。除領頭瘦子外，四隻毛瑟棒也裝模做樣舉起來號住，『呸！』他吐了些口沫，立定脚，翻着一對黑澄澄眼睛。

小青却又吓得抖抖發顫的了。

『做甚麼？這不是歹人，幾個巡丁。』

『哦！』他低應着，又向前張去，那可不是便把嘴湊在小連耳邊說：『討厭，硬不講理，沒送包袱就撈東西！』

『敢有我們你看他脫得倒伸脚抓「手」不。』小連睜着眼睛，輕笑着作答。

老人沒開腔，只回頭望着丁五爺，眼角幾條皺紋擠攏又復開展，顯然是心緒不定的樣子。

全都停住脚步，幾個挑包羅的漢子噓了口氣，漠然無關地扭着濕衣裳的下擺，好像天一竟放晴，淋在頭上的不是雨點。

丁五爺咳嗽一下，像打掃嗓子，就超過人衆，而俄槍老跳也便緊傍住老人。

『大雨天，辛苦，我們這小生意都是過了稅的。』

『嘿，嘿，』瘦子冷笑兩聲，還沒有等他發話，丁五爺已從肚兜裏掏出好幾吊雙百銅元，陪着笑臉：

『這簡直不成什麼話，幾碗茶錢，弟兄們若是關上的，到了才再奉請。』

瘦子把銅元接過手，『哼，哼，』兩聲朝地上攢去，那樣子簡直像是正大光明不受私惠，到使丁五爺聳聳鼻尖，『老子們稀罕這幾個，喝風！』口氣竟敵哩，再說：『看樣兒你也是長跑此道的，該懂得規矩，』語句頓住，顯然遞話過來：

『看你要怎樣？』丁五爺心想，爲着那開口就充老子，不由得使人憎恨。

看見對方沒開腔，『呸，』瘦子啐了一口，『不識像！』

『誰不識像呢？』老九心中暗笑了。

雞子老趙一見着這心裏就起氣——二尺五顏色上雖不同，究竟當間有種共通的關連，是任誰都會覺到。臉色陰沉沉的，用爛爛而似監視底眼光盯住他們。

「怎麼，不識抬舉嗎？」

語氣自尊自大得惱人，丁五爺猶耐着性：

「怎麼？」

「哈！」瘦子眼睛一眦，「好吧，公事公辦，搜！」

丁五爺輕輕地笑了，眉頭微立，用冷冷的眼光向對手掠過：

「好，那就請各位檢查吧，其實我們到不會偷關躲卡的，」回頭向大家嘮嘮嘴，

「你們拿包羅打開，可要把油布牽好呀。」

倒指上毛瑟鎗，立刻過來兩個，彎腰在油布下的包羅中翻去翻來：

「三挑土，一挑雜貨，都沒有戮子。」

「哼！」瘦子臉一馬，因為對方剛才那話中有個語刺。「嘿，嘿，怎麼說呢？」頭還

一點一點的。

丁五爺哈哈地笑了：

「看清楚沒有？還未到鎮雄呢，要前一節的收執不要？」

「那裏面呢？」他親自跨過來，「擱下，擱下！」

絡腮鬍子毛病湧氣，「按左手食指的關節響了一下，趁放背籠轉身，從那裏邊撈出傢伙。

「雜種，你當真怕吃了，不識抬舉！」直似年輕力壯撲鴿的鷓兒般的身手。

「拍拍，」濕地上沒揚起灰塵，雖說人瘦到着實有把力氣，身子朝後一退，再使勁向前奔去，使箍着他的幾乎脫出手。

「不許動！」俄槍老跳撇開老人，滑過來把黑黝黝的傢伙塞在他胸前。

任水滴掛在醬黃瓜色的臉上，也不怕被雨灑進，高擎着那奪得的勝利品，眼角却充滿紅絲狀血紋。

手臂鼓起那麼多的筋肉疙疸，是鷄子老趙！

剩下的四個，沒一個敢動彈，不待招呼或脅迫，毛瑟棒棒自由自在溜到地上，脚

也像生了根，目定口呆地站着。

「呸，膿包貨，原來大紅海椒哩，看我們老趙，你那個就是唢個都打不響還拿給水冲！做點好事吧。」黑五笑着去拾起槍來，給他們綁到一塊。

「朋友，」丁五爺若無其事地拍着垂頭喪氣的瘦子底肩頭，「這是何苦來呢？」

「也……也是我們瞎了眼……眼睛，伏望弟兄們高高手，將來總有補報，像過卡子都……都能設幫忙的。」

「狗，」一聲怒叫，「嘿，嘿，」像氣極時的冷笑，「怕當真瞎了眼睛哩，」語氣稍輕，但那高大身軀像蛇樣的滑攏來，「記不起剛才你那狗樣了嗎？」醬黃瓜臉色發紅，突地一揚手，而……

「別忙，」丁五爺微笑着，臉色却是橘青的了，深湛的眼光一瞬之後，攔住雞子老趙，「算了吧，跟他們結個人緣也是好的，你拿子彈給下去，」掉頭向俄槍老跳一

警，『帶幾個弟兄送他們回去。』

雞子老趙笑笑，就手裏奪得的槍中退出彈頭。

『朋友，走吧，二回再會。』丁五爺又拍拍瘦子肩頭。

七隻短傢伙押着他們走了，丁五爺才吩咐眾人收拾起程。

驟來的暴雨停息，只飄着殘餘的雨絲，空中一兩點白雲，從頂上像輕煙似的，從南往北滑過。

『討厭，這布又弄濕了一角，幸好土上沒淌水哩。』老人邊檢視邊嘟囔着。

『拍拍，拍……』一連響了好幾下，老人悚地立起身來，伸直了腰，心裏打個寒噤，像被什麼抓住而收縮了。

小青不住問小連：

『這怎麼是槍響吧？』

『走哩，管他的，橫豎有我們在，你不用怕。』

丁五爺早已用迅速步調朝前走去了。拐彎，見他們正從崖壁後轉出，便問：

「怎麼樣，還俐落嗎？」

「做得很干淨，恰巧那裏有個大山洞，」雞子老趙臉上放出鮮明的光彩，眼珠也顯得靈活而清亮，不像昨天那樣呆板，隨即遞過他奪的那槍來：「還是好傢伙，比國貨呢。」

後面大眾已現出，丁五爺擺擺手說：「你先收起吧，那幾枝毛瑟棒棒呢？」

「長傢伙不好拾掇，也盡是爛貨圖裝門面的，都給他們送葬了。」

「好。」

太陽欲達山，細雨已經停飄，東方天邊被反映而泛出鮮豔雲霞，斜對面嶺尖上沖起虹彩，背襯淺藍色的，澄清的太空，作半圓形落向另一岩頂。

「呀！多好看呀！」小青拍着手叫，他的臉色總還是那麼蒼白。

宇宙美麗而寧靜，即那彎彎曲曲，高高下下的路道，前後左右被山樹圈圍，也足

給人以協調的概念。

老人的心的搏動，回復了常態，但總覺得那有點什麼，像被蠅子之類黏附着似的，兩隻前腳被嘴巴舐吮後，來回的在薄膜上提放，既不癢也不痛，像對自己無關連，突地走去的一刻，瘦子陰沉沉抬頭飄望的眼光，像盯住腦頂蓋，或是身上內衣浸濕了吧，感覺遍體寒顫。

但是他和俄槍老跳談的未住口哩。

剛彎拐過去，道旁聳立兩三人高披滿青苔的石筍，一個緊接一個，直到那邊的盡頭。

『呀！』小連驚歎了，他從來沒有見過，有的像傴僂而立的老人，使他記起傳說中的各樣神話般底故事。

小青告訴他這不希奇，過去一點還有，在四川也常見，像佛來山就比巒天石的更多更好看。

「替天石」

「是的，這地方就叫替天石」

「哦！」他記起前兒晚上丁五爺的話，不由地轉着頭向四處瞧看。

右邊山腰中，傳來幾點鐘聲，但廟宇却看不見，因為是凹進裏邊，前面又有叢林

遮住。

「媽個皮，跟老子！」俄槍老跳的憤罵，打破了他沉醉於美的幻想。

「天下老鴉一般黑，表面上我們這裏的團總保正到像好點，但那家那戶多少

調羹，碟子，碗，豈又不知道。除非不想耽你罷哩。」

「媽媽的，還是我們這樣好，胡吃胡來，免得受那雜種些腌臢氣。」是那絡腮鬍

飛濺着口沫，看他年紀上四十了，氣性還這麼大。

「不這樣，又哪個嘛。」挨着他旁邊的一個笑了。

沉在多數人心底的話語，終於從哪兩片薄嘴唇中，黃焦焦齒縫裏漏出了：「說

句天理良心公道話，假如不受哪雜種些拿卡，讓我們能穀安安穩穩做點吃點，那怕天乾雨旱，嗨！

『也是，也是，』老人不住點頭，現在他緊束的心尖，有所諒解而重復開展了，還塞滿同情和憐憫，像剛睜眼的嬰兒一樣，以不足的神色轉望前前後後的臉，那上面沒有一個不是老實而彬彬有禮，所表現的只：

『呸！』俄槍老跳像認真惱怒了一樣，『誰叫你要得拿卡呢？我說，還是自作自受。』

小青看見小連像留心的在聽他們說話，隨着人衆脚步而逆邇，現實境况盡是美的和穆，心裏便沒有什麼可想，起先引起的種種恐怖，已經消隱，臉色也就漸漸紅潤。

離鎮雄只二十五里，一條轉到巖後的小徑在面前，是從那離離淺草常常被人踐踏而成的，太陽在山尖上顯着微紅色的半臉，由東往西的伸們，却也要把旅程有

個段落。

小青和小連依依不捨地：

「連哥，請到我們納溪來玩呀！」

老九在旁嘆味一口笑了，但小連却認真的說：「一定，一定，說不準你下次來我們又會碰見呢。」

「還想碰見你，怕當真撞鬼。」一個揩包篋的朝地下吐了一把口沫，心裏想。

老人復又千恩萬謝，待他走出幾步之後，丁五爺叫着說：

「老人家請留一步。」

老人回轉身來，他却只轉着眼珠子，良久纔說：

「維願你們一路上太太平平的，不要再碰着……」語音遲疑，像是難於措詞，那久經風霜，鬢髮已斑白了的，早就明白了：

「丁五爺，你只管放心，假如我和他們做了半句風的話，雷打火燒！」指着小青，

『就是我這個小孫兒也保不住。』起雞皮繃的手指有點發顫。

『老人家言重了，請吧，我們後會有期，只望你結結實實地活到一百歲。』

爲真誠與豪爽所激動，眼皮跳跳，老人忽又流下淚來：『好說，好說，丁五爺，像到了這把年紀，爲口食還免不得奔波，而今這世道……』

一句話打動了五爺心事，也不免淒然洒下幾點，那足以尊貴的啊……

小青一路走，還一路回過頭來招呼：

『連哥，要來呀，一定拿我自己喂的那個大肥雞婆來請你。』

七

勢。

正是兩山夾槽裏，背聳着可以俯瞰脚底的路的禿頂的蒼蒲巖，恰成了三圓形

從小徑中，彎彎曲曲繞出雜木樹林，擺着約莫三丈多寬，除了常間被人踐踩一條狹路外，石壩已披滿綠茸茸的青苔。

壩子東邊，一座用以焚燒紙錢，或字紙的五級石庫，蒼老而古峭的立在那裏，攔腰給孤另另長出一桮黃梅，更爲它添了不少傲然神態。

山門緊閉着，兩旁土地龕內灰盒裏，一縷香煙猶自繚繞。那上面剝落了金漆的，古靜安寺的匾額，爲着天幕將闔，光線伸進太長的飛檐去很費勁，便看不十分清楚。但，閃入其中的蝙蝠底「唧唧」叫聲，却可明晰聽見。

「嚇，哪個想得到這地方會是廟子呢。」

「想不到吧？可惜你上回沒來，那才有把戲瞧哩！」老九掉頭向黑五，黑五，記不記得起？」

「怎麼？」

「喝！半夜三更夢裏夢沖的，站在牀上唵？」

黑五有點不好意思，很難爲情地聳了聳闊肩膀：

「噯，虧你還記得起，尿脹慌咧，這個有甚麼。」

「哦，沒來頭，沒來頭，再來個一兩回。」俄槍老跳點頭啄腦的說，不笑，好像認真教唆似的。

黑五乾翻着一雙死黑色眼睛，掀掀嘴唇，剛提腳，不防又被青苔險些兒滑一跤，恍幾恍才立定身子：

「呢，呢，好兇，好兇。」

應門出來，中等身材的那個，一眼便把在頭的丁五爺盯住：

「哦，是丁五爺，少見哩。」

因爲裝束有點特別，通常頭上包的帕子代以一頂鴨嘴帽，釘在帽緣的暗扣許是落掉，遮陽滑下一直掩着眉毛，尤其那身上的洋汗衫和洋背心，雖說已污舊不怎麼堂皇，亦彀使丁五爺思忖，分明是熟悉的臉孔，但他兩隻手交叉互抱着，笑容可掬

地跨出門欄，畢竟這氣派不常見：

「請進，請進，你們怕頭一批到的嘞。」即是說在他們中間很少有人冲那樣洋盤。

「你哥子是……」

沒等那個接腔，而俄槍老跳已警出：

「嚇，兪堯興呀！」一步跨上前來，結結實實在肩頭上給了他一巴掌，「裝起那輪船高頭●的樣兒，打量就不認識你哩，嘿，嘿，嘿。」像真個喜歡，平常總是鬱鬱的雙眉展開了，那麼粗魯地捏着對方手臂，

「俄槍老哥^{?!}沒想我們又會見哩。」對方微笑着，所表現的神色雖說鎮靜，但眼光分明表示出快慰和一種悽惶。

●即「上面」之意。

「聽說你在西壩那面過得不壞呀，怎麼又回頭呢？」丁五爺心下釋然，但由他連想到李短搭搭——那先前俄槍老跳和俞堯興的棚主，到確實是個莽壯傢伙的死也死得不痛快，因為自夥些扯經，被旁的暗鏟，就感到有點寒顫，也明知近來腦子糊塗糊塗，想東就拉西。怎麼會這樣呢，自己也很渺然。

「都還好，都還好，」俞堯興一把關上山門，「我是前十天才回到這面的呢，嘿，」無緣無故失笑了，「像怕我坐着會肥似的，一來她就派差事哩。」

迎面大殿的瓦簷上，野草隨天色而溟然，神龕前燃起的紅布海燈，映射絳紫色光條，因之，那巨大的木柱，丈八金身的偶像，縱然是最富慈悲心的如來；彩畫的天花板，石香爐和鼎，右邊一架皮破的大鼓，左面吊掛的撞鐘，都給蒙上一層陰森而嚴肅的影子。兩旁的陪襯者——十八羅漢已竟不知去向，只剩下整齊的石龕，大佛孤另另盤脚打坐，顯出冷落的淒涼。

沒誰向那面瞅半眼。

俞堯興領着人衆，轉過後殿，直向那帶廳堂的客室走去。

「呃，呃，這怎好，在殿裏打幾個鋪也就成了，真是！」

「嘻，丁五爺你也是，莫怪我說見外話，來者是客邊，況且又先到，這有甚麼，你看那裏不稀牙漏縫，大殿頭邊還好多哩。」

「噯，我到不管那樣多，放下背篋再說。」

屋裏地下打掃得干干淨淨，挨巴壁頭圍繞安的十幾張床上，稻草已整整齊齊鋪好，還給墊了棕蓆。

幾個打雜的拿進燈盞和木桶盛的熱水，於是人們忙亂了，各自打點，誰都沒注意到那手捏成拳，湊在嘴上走去的俞堯興。

坐在床邊沿洗完腳的黑五，一歪身便倒了下去：

「我可要丟丟心心睡哩，一連幾晚沒睏好。小連，吃飯時候可要喊兩聲呀。」極其穉氣的語句，彷彿曾經受了莫大委屈似的，把羊毛氈拉來和頭和腦蓋緊，一翻身

就蹣曲着脚幹，任憑老九咕嚕「豬像」也不答應。

「是啊，」小連停住擦臉，毛巾蓋住鼻孔露出兩隻眼睛眈眈，「你的衣裳就全乾了麼，不換換？」

俄槍老跳忙着過癮了，因為這刻有功夫，明天既不急急再趕路，又不——是他自己猜想，大概沒岔子出的，就是和俞堯興談談契闊，亦儘能找空時光，從背篋裏拿出行頭，點上煙燈。當打開煙盒時，却只剩薄薄一層膏子巴在底面，他聳了聳鼻尖，如果認真有事，不說一股勁傲住也會得忘記，現在渾身毛眼中，像得什麼小螞蟻咬着似的，但他沒打呵欠，流鼻涕，或倒在床上，只搓搓手，又用指頭擦鼻尖滑下，一見着這，雞子老趙就笑了：

「怎麼？」

「丁五叔像出去了呢。」在一旁擦他那七子連的小連說，恰巧和雞子老趙底話同時脫口。

沒人做聲，俄槍老跳說：

『糟不糟糕嗎，竟致忘記了多挑煙。』

『嘖嘖，你不曉得找俞堯興那灶頭嗎？再說這裏的老爐和尚也燒呢。』

『嚇，』俄槍老跳在他的腦蓋上打了一下，『真是真是，』拿着煙盒蛇也似的滑出房門。

一大半歪在舖裏，很少人燃起旱煙，爲黑五的鼾聲引誘，小連自然而然也軟軟打個呵欠。雖是鷄子老越怕他走累了，吩咐說躺躺不要緊，他只搖搖頭，玩弄着已上好零件的那短傢伙，眼光儘管失神似的無精打采，瘦臉皮在兩股燈草的微弱底照耀下，也更顯得焦黃。

外一間的廳房裏，正中間吊盞洋燈，燈蕊雖被捻縮齊火口，可却透亮，映射着兩旁黑漆木對中的白字，一橫一豎滿有精神。

柏木椅子和茶几，有秩序的列在兩旁，一個未生火的大火盆，挨屏牀擱着那粗

眉大眼的龔師，正在當間一品排安的三張桌子上散佈碗筷。

俄槍老跳弄滿一盒煙膏走進來，沉寂的屋裏便熱鬧了，他說話老是那麼冷言冷語的滑稽，自己又不笑，因之，大家愛和他瞎扯。

夾七夾八的大人話語，鑽進了耳朵也有一兩句也聽不懂究竟是甚麼意思；只見他們笑也笑的，小連快快地記起從前河下一批最活潑的伴侶，在微風的夕陽中，船滿載了乘客，還划槳競賽着看哪隻走得最快。

爲環境，毋寧說爲生活，如今按捺着一個童心所要的一切，裝着學成人：

『連哥，請到納溪來耍呀……』自然，然而這語音在耳邊響了起來，接着那紅潤圓圓的臉孔也像在眼前顯出，那是小青！不知不覺的啣着左手小指微笑，生了一種愛慕，在腦際迴旋着使呼吸也緊促了。

『他讀過書，』因之小青與一味純真的野孩子不同，是溫文爾雅的。

『他說他讀過書呀！』重復默想一遍，從沒有過的狐疑震蕩着心胸，他對於他

自己也能思索了。他不明白爲什麼到現在，平時只聽人們說讀書好，却未曾見讓他認識半個字，但他的爸爸——一個船夫，淘酒而性情暴躁的傢伙，自然在他腦中沒有好印像，他的死或生，至今小連也是糊裏糊塗的，記憶中只是船歸了別人，丁五叔帶他走了，媽媽又早下世。他感到一點悽惶，手指慢慢從口中滑下，觸着懷裏的冰冷的槍筒，便低頭以漠然的眼光瞧住。

「嗓子是天生成的，你看我讀書，當過芝麻大的官，」語音頓住，「梭，梭，梭，」一陣之後，「看這樣你又說是哪個的嘛！」

俄槍老跳大聲的說話，使小連連續底思潮中斷了：

「唉，」在小時候他就常被責打而哭的，但歎氣却的確是第一次呢。

一大半人躺在床上閉着眼，老九和俄槍老跳爭辯着什麼，外邊廳房裏發出很小的響聲。

「大師父，飯好了嗎？」小連沒因沒事蹩出房來，看見那龔師向桌上粗碟裏盛

注海椒鹽水，便這樣問着。

「好了。」

這傢伙天生成的夯嘴夯舌，說話像打棒棒樣，見小連只盯他一眼，沒再談什麼，就問：

「你要吃嗎？」

「不，等等，大概有人出去了還沒回來呢。」

許是黑的空中又飛起毛霏，階前雨滴滯重地響着。每逢在野，必要在住所前前後後巡察一番，這自然是丁五爺的老脾氣，小連心下想：

「他身上又該打濕的了。」呆着眼睛望門外，門外小敞壩裏一片漆黑，兩邊階沿坎上也沒人提了亮油壺過往。

他想不到是什麼道理，別的棚頭也曾見過，像林老鶴就夠威風，對手下人總哼唧唧的，當了五爺可兩樣了，有事情總自己先乘頭，才得輪派弟兄夥，縱使性情倔

強上天的，只要他那深湛的眼光一閃，便即十分馴順了。

『有殺氣，到底能辟鼠的啦！』想到這，不由一個人笑起來，馬上却又不好意思的回頭瞧瞧，那龔師好像沒注意，正拿着盛空了的大碗，一面還提起了亮油壺，『啊，打呵欠，輕輕搖擺他的不十分方便底腳棒，像雞子步履般走去。』

後面傳來清脆的碰鍋聲，好像嗅着一陣香氣，那足以誘人食慾大發的，小連伸出舌尖醮着唾液在唇上抹抹，走進房裏：

『又落雨了呢，』

『噯，』雞子老趙應半聲而外，剩下的都正笑談得起勁，小連就悶悶的歪在近窗的一張床上，腦子裏什麼也不想了。因為肚子已經空空的起着使人難過底收縮。『……：……：出家！出家就好了麼？』可惜你沒見去年提廟產的哪種陣仗，真難得說！一個氣憤憤的洪亮語音。

『二爺，氣性還這麼大，哈哈，』是丁五爺說着。

「大要不大除非閉上眼睛鑽到泥巴裏，嘿，嘿，其實現在我也只嚼嚼舌，哪能……」語音有點慨嘆式的悽然。

「丁五叔回來了呢，」小連一伸腰立起身子。

對談的是兩個，進來却只丁五爺一人，另一脚步聲好像朝對面禪房走去。

他的衣裳又全淋濕了，下面的腳腿滿濺泥漿，而笑嘻嘻底臉上却並沒透着倦容。

「你老人家太操勞了，先吩咐兩個弟兄去嗎就是嘛。」老九笑着說，這笑容映在小連眼中分明是狡展的，因着他有了存心，便掛了老九半眼。

「有甚麼，不過就在路邊上瞧瞧，走了這幾天，弟兄夥也應該歇息歇息，」把電筒擱在桌上，手裏的傢伙却遞給小連：「記着擦擦呀。」

「造粉子●了咧。」

俞堯興安閒的踱進，嘴巴仍是那麼擱在互搭着的手上，一噓一噓的：

「回來了？」

丁五爺正換着衣服，便扭頭向他微笑地點點。

「實在這一帶也難得買出什麼，弄來有不合口味的，請弟兄們多多原諒。」

「嘖嘖，客氣嗒子。」俄槍老跳說，立起身把煙燈吹滅了，又蹣跚到黑五牀前，結結

實實給那羊毛氈裏着的一團一巴掌：

「黑五，吃哩！」

「噯，吃嗎？」黑五掀開毛氈，一翻身爬起來坐着，兩隻手不住擦眼睛：

「啊，啊，好，好，吃哩。」

八

● 他們對於吃飯之隱稱。

大睜一隻眼睛，顯然是驚異，想不到他爲看編筐子轉來，眉毛向上高高地揚起，額上條條縐紋更多而雜亂的擠出。

火苗——那豆大的一點，飄搖不定，因是結實的柏木小窗格沒有糊紙，微風飄進就動搖。

糊模的影子，斜射到右邊，一個扁而長的腦袋，便擱在沒有神像的石龕上。

另一個在大佛座下搭的地舖前，手交互抱着緩踱，因之，有時兩個影子竟交叉或重疊起來。

『天曉得，瞎撞了三十二年幹些啥子呀！』

躡着的俞堯與停住脚步，那麼安定的，以分析底眼光注視着他。

『是人總有個頭腦，』俞堯與想，更深叮俄槍老跳一眼。

『怎麼樣啦，話既已說明白了，你以爲？』

『我有甚麼，其實而今世界上在哪裏打起燈籠去找那個天地呢，只恐怕是一

句話說說罷咧。」

「說說！」俞堯興微笑着坐下鋪來，「先前我是怎樣一個人，就拿這打比，你該已信服了吧！」

俄搶老跳點點頭，「是也是，」兩手抱着並攏的膝蓋，「只怕這事情有點辣手吧，就算你我盡心盡力啦。」

「嘻！」對方縮了舌頭深吸了一下，沒開腔，閃射底眼神好像疑惑不解。

「呃，大概你沒懂得我這話的意思，就是說一個人處於某種地位長久了，會成習慣的，是不是？」

「哦哦！」俞堯興好像恍然大悟，却又以不解神態問：「那麼現在的招安怎又風行一時呢？」

「那有官做呀！」

「嘿，嘿，嘿，」他冷笑了，頭一點一點的，「原來有官做哩，但自從李三鬼王以後，

又有好多去上鉤呢？」

馬上，俄槍老跳覺察了他的話的漏縫，耳根透出微紅，但，對方那神態似近傲慢，語句也有點刺心惱人，便低下頭去一聲不響！

「噯，俄槍老哥，」音調親切而真誠，使他不得不抬起頭來，「你沒想到根本的那一件哩，難道一個人當一輩子棒客？還想點其他來划算划算？况且，噯，哪個對於這又是心甘意願？那邊究竟人家說道理說得明白，幹就硬幹，做的事全爲着大衆，不是拉出來見不得天的，只談講也枉然，你想想，現在拉去的儘多，麻一個豈能盡都被麻。」

飄搖的燈光呆定了，在那脚底還結上一大朵火花，映照的兩個人影也靜靜不動，金面如來的含笑，雖說是緘默地，其穩重莊嚴恰如一個裁判者。

而殿外一切，黑默默地蒙上大塊青紗。

俄槍老跳抽抽肩膀，把圍抱着膝頭的手幹放開了，兩隻腳舒適地長伸，頭部隨之向後稍揚一下：

「噯，話雖是這麼說，其實當中未見得就沒很多困難處……」

「自然，自然。但我想不會有什麼吧，對於一件事情只要盡力……」

「砰！砰！」

俄槍老跳一蹲身，抄起電筒，機敏而又似本能的，條地把燈吹滅了。

「不要慌，聽聽。」在黑暗中，輕輕地，播出極其沉靜的聲浪。

山門被捶得嚮了，像有好幾個嘈雜語音，但却聽不清楚講些什麼。

「砰！砰！」

他倆溜出殿外。

「喂，你到後面通知一聲哩，看是抄窩子的也不得不防。」

俄槍老跳剛轉身，右邊基角裏一個黑影閃過來：

「誰？」

「我」是丁五爺的口氣，俞堯與突然吊捱下眉毛，舌頭抵着齒齦，縱說那誰也不能看見。

「哪個？」

「是我們。」

「拿字號！」

「老太的。」

「哦，哦，」在打一個口哨之後，丁五爺才按亮電筒去開門。

長衣裳的下擺捲起紮在腰中，露出剛齊膝蓋底青洋短馬褲，背後紅湖縐馬刀柄結高聳，十字絆的子彈袋上斜別着手槍，五個漢子的裝束全一樣，見開門出來的是丁五爺，頭前提馬燈倆遂閃向兩旁。

「不憚半夜三更的驚動你哩，到底是你們趕得快呀！」

「好說，好說，請進來吧，走前走後那不算弟兄夥的事。」

丁五爺抽轉身來，却沒見俞堯興了，直拐過大殿，雞子老趙他們才一窩窩迎出，雖說都從睡夢中爬起，就是黑五也未做出朦朧態，滿臉精神奕奕的。

「弟兄們辛苦了，不要客氣，請前邊走。」千大嫂笑嘻嘻地說。

廳房裏洋燈重復燃起，吐出雪白光燄，那短尾巴黃狗似被驚動了，也跑來汪汪叫兩聲，在跨進去的人羣後面。

「大嫂，有甚麼派兩個弟兄來通知不就得，何必親自受黑呢？」

「算什麼，」她爽直的笑了，「剛抵那邊，線線來說：說不定明天差事就會來。這方面得請你多多勞神，到是把弟兄夥驚吵着了。」

小連往常只聽見人們談講，並未見過面，遂不轉眼的向她偷睇。

黃薑般底臉色，鼻尖有點朝下彎曲，總是那麼顯得笑嘻嘻的略歪嘴唇，但並不

使人討厭；身軀像黑五那麼的魁偉，果真說有什麼特出之點的話，怕就是她那吊在頸後的大髻了，年紀也只好挨巴四十左右。

談吐極隨便，聲音響亮而不刺耳，分列在她身旁的五個男兒，站着動也不動如泥塑，也許這樣擺架子吧，但在小連眼中看來，是忒可笑的。

「……那就是這樣吧，等他們到了，我叫耍羅漢帶着一直就扯過來，總之，望丁五爺及弟兄們多多照顧。」

「那裏話，那裏話，我們還希望大嫂不嫌棄的提攜呢。」丁五爺心下雖然沉吟，但話語却是冲口就答，並沒打半個呃。

她掉轉頭來望着俞堯興。

耍羅漢那傢伙有一個大肚皮，遠遠看去竟像擱在櫃台下的酒罐子的側面。臉孔團團，圓小的眼珠，靈活地嵌在略作淡紅色的白眼胆中，身材不高，但跑路却也夠快當。

一見老掛的人些已把後邊客房佔據，他心裏便有點不舒適，其實哪不見得比大殿裏搭地舖就要好得多，只是有個較小的規欄罷哩：

「喧賓奪主，媽的，連客氣一下都做不來嗎？」

黑五他們眼裏看來簡直好笑，祭神已不時興了，偏偏——也不知是不是爲擺出來老資格架子，居心過五搶六拖生活。耍羅漢集齊大衆在後殿頭舉薦。

兩支大紅蠟燭高燒，神龕左右一邊壓着一樹黃白長錢，黑鴉鴉人羣擠緊。大家都低眉垂手，像一件事似地立着。

汗味鑽透空氣層，便酸溜溜的四處散播，陰暗而潮濕的殿裏，像真有甚麼值得被崇敬的威靈籠罩，連那最調皮的老九，也默默不作聲，縱說鼻孔裏癢癢地難過。

一隻黑手抖戰了，爲過分的小心所致，那握着的雪白透亮的短刀，也隨之搖擺而閃光。

幾片細軟的羽毛飛下地，項上露出微紅嫩肉，輕輕一抹，完了，沒叫喚，只全身抽搐了幾下。

要羅漢滿意的瞥了那隻公雞一眼，因爲財喜多而且枉盛的從創口湧出。

『恭喜，恭喜！』

俄槍老跳早就看得不耐煩，跨出殿外長長的呼了一口氣，肺部才略爲擴張：

『怎麼樣，』擦身過的俞堯興在他肩上一拍。

『蜂兒豆！』

那個沒還腔，只回轉頭來笑笑。

● 一種油酥豆，其地借以喻故事喬作者。

吃飯時分，兩夥人自然合到一塊，偏偏小連一個不留心，筷子滑到地下，被耍羅漢看見，斜睨着圓小的眼珠說：

「喝！那位小兄弟要留神啊，可是大家的事，划籤子漂灘哩！」語調倒像開玩笑，橫掠過來的眼光，却有點使人感到辣辣的，那黃皮寡瘦的小臉立刻緋紅，包着飯的嘴巴停止咀嚼而微張，兩隻眼睛一霎一霎的，擠出淚來又像太不好意思，只任它含在眼眶裏。

俄槍老跳還敬他一眼，正欲說話，丁五爺已立起身來答白了：

「耍大哥，別多心，孩子家總是……總是……」像難於「總是」下去，瞥向小連臉上的沉澀的眼光，陰森森的：「小連，以後你要當心啊，依老規矩像這樣就該自己找地方，現在說你小，各位叔伯大爺想來也不會計較，大了呢？」

耍羅漢原意本想不緊要底隨便說兩句，或譏嘲一下，由於祭神時看出他們的心煩，沒想到丁五爺有軟有硬的反給栽上，遂即訕訕：

「算了，丁五哥，算了，娃兒家臉皮薄，我不過是提醒他罷哩，」以難堪的笑靨向着小連，兩股粗大的頸筋不住搏跳：「小連，別要不過意呀！」說完，突然覺得有點那個，像有失身分的意念襲上心頭，覺得緊繃繃地難過，猛地一睜眼，自由自在手觸着腰間的槍柄。但待瞟過去，那坐在一團的——十七個……只好搖搖頭，裝作吃飽了神態，拍拍那大肚皮立起身。

對於這，老九很不滿意，一來差不多這些忌諱早就沒時興，二來縱說那個呢，小連是娃兒家，即使大不得了，管教上也有個分寸，怎麼會輪到他頂下當面揭皮呢。

丁五爺像料到這，背地後有意無意的勸解說，耍羅漢固然以跋扈出名，不念在他老板身上，要念是大家同心協力的幹事，容忍一下呢，莫為點點口嘴含忿罽誤。

「丁五爺太多心了，那裏會呢。」

「但願明白這層才好哩。」

還有一件最使耍羅漢煩燥的蘊藏在心底，臨扯過來時，千大嫂在在囑咐他凡

事要和丁五爺商量着行。『他肚皮裏很有點呢，閱歷也殼，你不要由着你一向的性子……』可是他的想法——毋寧說起了一種反感吧，就不同了。『我是你的外堂管事，功績也掙得不少，憑啥要聽他的約束呢，又有那些不如？』再者她這回全撥長傢伙給他，心裏更有些不痛快，所以當和丁五爺在這裏剛會見：

『……凡事丁五哥多指教指教，我們老板很仰仗呢。』

『那裏話，真客氣，我們還望你哥子攜帶一二哩。』而今在他回憶起來，這話真可考究，當時丁五爺是笑着說的，笑那麽狡猾而揶揄的笑：

『媽的！我又不是總老管，攜帶啥？』

爲着分派七零八雜的物事，婁羅漢——他自認很虛懷若谷的向丁五爺徵詢意見，而那個只：『好好，』或『是是，你哥子派的還有甚麼話說，』引起他極度的怒惱，後不就乾脆不響了，無論牽扯到他們的人些也好，一古腦把自己意見作主，但也奇怪，這分明有點格外，當他提議守口子要分成兩股，你是你我是我的，丁五爺也默

默地點着頭，却使他犯起一大陣忌疑：

『好吧，就是這樣，』就一言不提補發子彈的事，雖說千大嫂已交代給他了。自然，關於這，丁五爺也不好詢問。

末了，聚集在殿裏的大衆將散未散之際，湊巧鷄子老趙逗小連說：

『小連這次該你顯顯手段了，又撈得一支好槍，把你那打麻雀的功夫拿出來呀！』原來鷄子老趙奪的傢伙，丁五爺先歸給小連使用，或許也有個存心：

『小連，這是你昨天親眼得見如何來的，可別要辜負，一則因着初打大場合給你取個吉利的意思。』

『在各位叔伯大爺面前我可不敢逞能，假如叫去硬碰的話，哪也不睬。』其實他這回答鷄子老趙的話，到很得體，雖說是娃兒家！原先爲着拾一花，臉上未免不光沾，至此心裏才有點高興。

『哼！』一旁的耍羅漢聳聳鼻尖，別轉頭昂然走過了。那邊的人，也好像偷偷向

着投冷眼，他遂又木然地低下頭來。

鷄子老趙原是厚道人，這話本出於無心說，但他們的一問一答，鑽入耍羅漢耳中却生出了異樣反感：

『嘿，當真你們那邊個個都狠，連娃兒也不起了。』

他這情形也被丁五爺瞧透，尤其那絡腮鬚的乾眶眼睛神態，他深恐怕鬧出什麼來，便拉着和他談些別的，對於耍羅漢心裏自然而然的憎嫌起來：

『這又是何苦來呢？』

他悄悄囑咐他的人們說話做事要留神，寧可讓一着：被邀請來是客邊，莫要落給旁人口實，馬馬虎虎弄過去算完，下次不逢他們就是。

『客邊！客邊就這樣對我們麼？』是老九心裏的話。

一片陰雲當頂，刮着輕飄的冷風，暗灰色的天幕籠罩使一切物象顯得沉重，而人們的心的搏動，恰如那棲息於簷下的蝙蝠一樣，被攪擾不得不圓高聳的殿角飛

魚迴翔，一個彎一個彎，忽快忽慢的。

上午平靜的度過了，但誰都覺得時間的本身，故意自行拉得那麼長，個個胸膈裏像非常飽脹，總想一個大「呃」給生吞活剝拉出來。

沒事，肚子既已塞得飽飽的，任人些在大殿裏擲骰子，烏七八糟鬧成一團，俄槍老跳欄自棧到後面房裏。

並沒抽煙，只斜躺倚在牀上，自從和俞堯興一番談話，得知那個的底蘊以後，自己便好像被什麼緊緊抓住，再也鬆不開。

「而今他是在拉哩！」好像不相信似的，重複回念一下，身子感到寒顫起來，不，有點緊綳綳的。

『我是怕？』但他笑起來了，在心底。對於丁五爺——哪明白事故的老跑灘將，他觀察得很清楚，只要盡情盡理沒有不依說的，半素對於自己又很信任，即或那個馬上下臉恐怕也未必，且近來他之有點厭倦這行道，又被他看得千準萬確：

『老趙，黑五鬍子，』他一個個的按着算下去，覺得也沒有甚麼通不過的地方。只要把丁五爺一說轉。他們能生活下去即滿足的一批傢伙，幹甚麼不一樣呢。

由心底發出的微笑浮泛在臉上，覺得舒適而愜意了，這——恰如從前中學堂時節，自己帶球射中的那種向四週顧盼時的情緒。

眼珠骨碌碌一轉，漸漸那斂去的笑容，爲鼻樑骨上縐出的兩條紋路所替代。

『怎麼啦？』一個人低低地問着。

是俞堯興，他坐起來才看清楚。

『是你，到嚇我一跳。』

那傢伙扳扳鴨舌帽，就在床沿坐下：

『你看清楚沒？』說得聲很小。

『甚麼？』

『昨晚去開門的丁五爺呀！』

俄槍老跳這才意識到：

「你怕他把我們所講的聽去了嗎？」

那個點點頭。

「我想到這沒來頭，只怕那邊……唔，不像你說得那麼好吧？」

那個沒還腔，只呆呆望定他，像在偵察什麼似的。

「唔，聽說……很兇呢。」

那個像已經覺察了他的話意，輕笑兩聲說：

「虧你還讀過書，這點道理都不曉得麼，我不是說過拿我來打比嗎？用不着猶疑，到你那面留心一點呢，人心隔肚皮的事情。」

「大概沒什麼吧，他今天沒向我漏一點風呢。」俄槍老跳說，很難爲情的搖搖

頭。

「好呀，小連，還看不出你會有心眼哩，這回可該大大的掙個名氣了。」

幾個人談說着向這面走來，俞堯興立起身，自然而然的兩隻手互握着往嘴巴上湊去。

十

傍晚，西方天邊抹着一縷朱礫顏色，其他是濃灑片片的黑痕。

黑五照樣還了一聲，立刻，在前邊林內湧擠出一羣人來。

『就是你們幾個麼？』

『呃，對了，就是我們幾個最會幹飯的。』俄槍老跳也不笑，語音脆而且拖長。

老九再加一句：『大概這還不夠吧。』

鷄子老趨有點不過意，連忙接嘴說『辛苦，辛苦，該我們來接班了。』

他們却沒一個答白，只一嚥嘴巴走去。

『呸！』小連向地下吐了一把口沫，惹得黑五怪聲怪氣地笑了。

『嘖，怎麼的，』鷄子老趨向着他們。

『你聽那個話多氣人，哼！就只你們幾個嗎？』

粗大硬頭的枝葉在頂上密蔭地交叉，天光間或苦澀地透進林裏，地下太潮濕，雖然面上乾竹葉鋪滿，脚步下重了就踩出水來。

竹林正對着前面蛇滑嘴：碎石板路直躺躺伸延過來，像什麼巨大怪物張口吐出的舌尖一樣。路左崖石壁立，右邊是一個抹斜斜的兩山夾槽，說他像谷呢又不像，因為那當中的泥梗的兩旁，跌下去竟有五六尺深的土溝。

『黑五，明白不？那批人有點小看我們幾個哩，』俄槍老跳像故意挑撥似的說，一面在那把短棒嵌在兩根竹杖中做成的板凳上坐下去，『到還真聰明哩！』

『嚇，嚇，』黑五乾笑了幾聲，嚙起嘴巴，『哼！』鼻子裏響一下，『這幾個？他！他！他！』

『老哥，我黑五……』

「嘿，你們看，幾爺子還吸紙煙呢！真派氣！」鷄子老趙故意把黑五的話岔開，指着地下的香烟頭說。

「哦……」

俄槍老跳瞧見了那，自然而然喉嚨裏打個飽噎，向肚兜裏掏半天，只掏出了一盒洋火，便映映眼睛，不管在旁的黑五如何嘖咕，仰起頭說：

「猜猜，今天差事來不來？」

「當然不會的了，這般時分他們又是大幫趕路。」

老九有點忍不住笑問：

「老跳，現在有幾支來吸吸，怕也不錯吧？」

「呃，」但立刻打個乾呵欠，裝出那若無其事的样子笑說：「哦，也沒有什麼。」

老九已從空的子彈袋裏摸出一盒黃金牌，沒講什麼，笑嘻嘻抽一隻遞給俄槍

老跳。

「這怎麼好呢，呢，這怎麼好。」

「算了吧，黃牛見得尿缸，別客氣了。」黑五在一旁笑了起來。

此刻，只小連正經地做出那真是坐路口的樣兒，兩隻眼睛不時從竹幹中透向對面坡嘴上打睇。

俄槍老跳叭燃煙，右腳架在左腿上，一隻手攬住膝蓋，「正是好機會哩，」他想，便向鷄子老趨問：

「老趨，你看出來沒有？丁五爺現在有點領得不起勁了呢。」

「呀！」黑五突然記起了什麼似的，手在頭上擦擦，「在于家店的那晚上，他向我說——嚶，嘖，怎麼呢？真是，真是！」也不知他把那話學說不出來嗎，或是故意就此咽住，擠扁了一雙眼睛，顯出非常着急的樣子。

老九看了他一眼，鷄子老趨向俄槍老跳點點頭，剛張口……

「聽！」小連忽地掉頭轉來，驚詫地說着。

四個漢子全都一怔，但却沒聽見什麼：

「啾子？大驚小怪的。」

「剛才聽見像是槍響哩。」

「怕你的耳朵打岔吧，而今才來接上麼？我們分明在熬乾油……」

老九的話還沒說完，被鷄子老趙擺手截住了。這次可全都聽見，且一聲緊接一聲的，小連忽的跳起來，扯出那隻比國槍，「吶！」一版子彈喂進。

「做啾子？那邊剛接上，不忙。」

一陣繁密的槍聲，使那四個漢子怔住了，誰也沒悟於現在會有拐扯，臨來時丁五爺並沒囑咐他們任何任務：

「怎麼呢？上前去或是待着大隊到來？」對於這些尚未定奪之先，且也未料到前面坡上竟有好幾個穿着灰色衣服的人物顯出，但却被眼尖的小連聽見了：

「嘿！有你的。」剎那，他的胸臆間像橫攔下一個罈子樣的東西般底飽脹得十分難過，眼前顯出盡是聳聳鼻尖的嘴臉：

「小連，發個狠，他們那樣兒顯是瞧不起你呢，」上半天老九的說完幾句話，陡然地在他耳裏邊嗡，靈性簡直成了不屬於軀體的，沒思索，更不會打量，林前的路道是直直的。

「你怎麼……？」

而牠已竄出林子，迎面撞去，到也給那邊一個突然！

「衝呀！撲過去……！」

「看清楚，一個娃兒，歹活的。」

「怕是千大嫂的童財哩！」

● 某地土話，即「捉」之意。

寧靜的空間被掀翻了，聲潮振滿山谷。

掃完一版子彈，他的胸臆間像鬆暢好多，剛又按上一槽，而直撲過來的離身邊已只幾丈遠，好像打個寒噤樣，不由自主的脚，遂向右邊抹斜的山夾道上閃去。

『拍拍拍……』

『這邊林子裏還有哩，抄過去，不要一起儘捻（趕）娃兒呀！』

小連跑呀跑的又回頭盯了注射幾響，漸漸，兩版，三版……彈袋裏的都爲他掃空，此際，却有餘地思索了，『這……這怎麼好呢？』向大路上瞟半眼，老橫些似已撲過竹林，身後槍彈飛來，在側左側右又像炒沙胡豆似的劈拍響着。

那高高的太空，做出搖搖欲傾在地上的神態。

『歹住呀！歹活的，歹活的！』

他心裏漸漸發慌，後面槍彈鳴聲雖次第稀少了，但偏偏有人追趕，而且這夾槽是斜坡勢，說不定上面盡頭處也會成陡坎懸崖，而兩邊班鳩沙的山壁更光滑滑的，

到是提防着不警覺看跌到溝裏。

不敢回頭看，只向上盡力以可能速度提換腳板，天色已打鷄摸眼了，一顆心正像那吃勁的腿肚一樣，漫無邊際的，以上，以上誰知道有多高呢？！

後面單調的喊聲，因為離近就更興奮，哪簡直振得人心顫，但却沒見放槍，他咬咬牙，「哦！」猛地記起捏在胸袋內尚有一槽子彈的那支七子連，縱說它不能射擊好遠，也足使喜悅爬上心尖，遂邊跑邊抽換。

沒留心當前一個泥窖，插腳下去就撲跌下去，手裏的傢伙沾污了，嘴筒上糊滿稀泥。

「雜種，跑！我看你跑上天，」後面兩個像猜到了他的子彈已完，以為是娃兒家，因為欲截取他身上的傢伙謀點外快，或者也想邀功，丟去心心放開長大腳棒趕。

左邊垆裏，明晃晃地一塊閃入眼簾，經驗習知，是暮光映出水色。

他的神經驟然緊縮了——

是彎着腰的，水浸齊脚肚子，槍筒汕兩汕，而『撲撲』一隻巨大黑手已從頭上攞下，他順着一縮，突地，強烈的生之欲底沖動，那麼敏捷的，掉轉傢伙來正對住一個肚皮，『噯！』他丟了心，但第二個已緊接着撲攏，放響來不及，遂向前使勁奔去，一隻手撐着坑沿，等那高大的腰身彎下時，不高不矮，『噯啣！』反手轉去，恰巧在那平寬的肺脯上穿個小洞。

『噯，』他輕輕歎了一口氣，手和脚都軟軟的了。

吃力掀開壓伏在肩上的屍體，爬上坑來張口喘息，『跑呀，跑呀！』這意念在心裏猶反應似的翹騰着，但身子自由自在跌坐到地上。

『小連，小連，』耳邊像誰在嗡嗡地呼喚，睜眼可又看不見什麼，四處槍聲密麻麻響，但沖不開已合了的天幕，週圍只是漆黑。

心的搏動速率低減，口裏却焦乾起來，鼻孔內也覺火颯颯地，全身軟弱得沒有絲毫力氣，即使說挪挪偏倚着班鳩沙壁的腦壳，使它更舒適一點也很困難。

「唉，是怎麼的啦！」對於眼前景況，因着一番過度刺激後，反而糊裏糊塗，他莫名其妙何以週圍會像是他獨自一個，分明記得還有人哩！

「唔……哇哇……唔哇……」哪跌靠在坑中的，肚皮上中彈的傢伙，沒到堂，稍稍知覺回復，掙扎蹲身為創傷劇痛復致撲跌，被水浸灌：「唔哇……唔哇……」

一種難聽的怪聲哪！小連突地一側，雖說神志猶未清醒，而神經對於帶有恐怖性的刺激的感受，畢竟特別敏銳，他全身的毛根子就豎立：

「呷，」藉這以喚醒其全部的意識了。

力氣也不知如何突然迸發，跳起身在胸前扯出傢伙。

「噯……啲，噯……」

他按着催命鬼，但忘去了這是另外的一隻，那七子連已掉落，使完勁也放不響，

而：

「噯……啲，噯……啲……」一個黑影在他面前的坑的邊緣上爬伏蠕

動，繼而竟戰巍巍的蹲了起來！

「呀！」

十一

見着耍羅漢他們逕自飛跑轉來，「糟了！」丁五爺心下驚叫，面上仍是不動聲色的掉頭吩咐：

「得，穩住吧，小心一點呀！」

「衝呀！殺他狗×的千大嫂那些！」

「弟兄們，展勁！看見那個大肚皮沒有？這才是千大嫂本棚哩。」

這分明已經知道了他們底蘊，但如何能敵呢？沒容等丁五爺多思索，看看耍羅漢的人些已要從林邊滑過：

「弟兄們朝兩邊閃呀，刁倒！」

「拍拍拍……」十二支手槍向前掃射，老橫些東一個西一個的，翻又歪倒地。地上。

「噓~~~~」一聲長哨，追過來的都轉身退過那邊崖壁去了。

「打那狗×的！」

「扯那狗×的筒筒呀！」

「弟兄們，上呀！」

見着這頭得勢了，要羅漢的人們才回轉身來，吼着，跳着，但却不像起頭那樣滿有精神地朝前擡。

「閉住哩！」丁五爺怒叫。

天色打雞麻眼，起着陣陣冷風，有時吹開幾個雲塊，光芒灰白的星宿便乘機霎霎那疲乏的眼睛。除了遠遠送過零星的槍聲而外，近處的一切如沉入那黑暗的網

之底層般的靜寧。

『哪坐路口的噯？』

問的語氣雖然和緩，但爲着小連的丟失，雞子老趙心下十分快快，總覺得有點那個——難於見丁五爺似的，所以一直躲在後面，現在被提到了可說不來，不得不走出去。

『唷！就只你們三個麼，老跳和小連呢？』

黑五乾眨着一雙死黑色眼睛，噙起嘴，雞子老趙默默的低下頭，還是老九滿不在乎的說：

『他倆的下落可不曉得哩。』

丁五爺臉上的顏色突地喪沮了，搖搖頭，好久才說：

『我是想問問你們剛接上的情形。』

『哼？』耍羅漢見他這樣彎彎酸酸的，心裏有點不自在，但也不好打岔，便灑灑

鼻子。

這却使雞子老趙不得不開腔了，因着黑五本來就講不出什麼，老九說話也拉雜雜的，且丁五爺又以眼光射到他臉上：

『哎！』他先歎息了一下，『大概我們到了約莫一桿葉子菸那麼久吧，就聽見巒天石那面槍響，誰會悟到這邊馬上就來呢，我叫小連沒叫住，他搶先跳出去了，俄槍老跳隨後跟着，等我們三個接上哈，那邊人多手衆已壓了過來，便只好一面刁一面退……』

『那你出去見着他倆個沒有呢？』是絡腮鬚插嘴，莽聲莽氣的問。

雞子老趙向他瞟半眼，很難爲情地，正要開口黑五接答說：

『我看見呢，小連朝那夾槽的泥埂上跑去了，俄槍老跳大概算完賬吧。』

其餘十二個的心理，同時一顫，但却沒誰岔叫，都默默地把惋傷藏在心中。但，雞子老趙胸脯上，像突地被什麼鋒稜刺進似的那麼劇痛了，竭力才捺住那欲奪腔而

出的淚珠。

『唉！』不知是誰發出一聲嘆息。

『哎，也怪我大意了點，沒有交接你們。耍大哥？』俄延着沒直講下去，只以稜稜的眼光注射着那平時極其跋扈的傢伙。

『而今大家可要和和氣氣的從長計議了，』丁五爺繼續着。『你沒聽見他們叫喊的麼？我們大概被賣的就是走漏風聲。依老趙那樣說，兩邊差不多同時接上，現在巒天石哪面也沒抄轉來，中間的又毫無聲息，嚶！』他搖搖頭，『這光景看來怕有點辣手吧。』

話語顯然含有怪意，耍羅漢心底突地又惱怒了，他懵是丁五爺向他擺架子，爲着起先他失了一格，與勃勃衝上去而被按轉來，幸得他們刁住才立定脚。

『嘿！和和氣氣從長計議，你這了不得了，』他心想，復記起另一些話：

『……那格勢簡直兇哩，好意問問，反轉來還被奚落一排……』是黑五他們

替班下來的那批回去他數說的。同時另一情景在腦裏反映出——

剛跑出廟門，一眼瞥見石庫的前面伏身在地下的丁五爺：

「老掛，做甚麼走呀！」

「不忙，我聽聽，響動得怎麼這樣的亂呢？」

「聽甚麼，跟那幾爺子們硬拿上去不就完嗎，哄！哪在得住。」其實他這樣輕視老橫們也不是沒有原因，由於已往的事實，總以為他們挺腰叉手的架子，只有在老百姓面前才擺得出。

那個沒開腔，只反手搖搖。

「哼！」他耍羅漢從來就見不慣這個：「莫非想我在你面前討個乖嗎？」他心想，肚子裏不知怎麼一包氣就惹住了，只想朝外邊放：

「嘿，怕嗎？」他記得在當時自己分明睜圓了眼珠，掉頭向着本夥，「走！我們這頭的。」並未會思索這會孟浪，一個勁帶起人就朝前衝！而今，而今一悶棒打轉來

了。

「嘿，嘿，你哥子的意思怎樣嘛？」

現在，黑暗的陰影雖不知不覺爬上人們臉孔，但耍羅漢突地抬起頭來，稀嘴巴滋牙回答的輪廓，丁五爺却看得很清楚，先前他以爲他既上了個大當，樣子像是悔悟，「明白哩，」心裏想，誰知此刻的那話，又是用吊吊的呢，「這是甚麼人啊！」也不由得湧起憤懣：

「看怎麼嗎就怎麼樣，」剛說出口，另一意念又轉出了，「何必跟他一樣呢，這豈是計較的時候！」很失悔，然又用極誠懇的語音說：

「耍大哥，你千萬不要誤會我的話，看這情形實實在在有點不妥……」

「是呀，這我曉得！一輩子還沒像這樣失過格呢，剛上去就被抵下來。」

丁五爺倒抽一口涼氣，在旁的老九，「吱」的咬得牙齒響了一下。

週圍竟全暗淡下來，葱龍樹影鬱鬱地一片漆黑，可佈的寧靜開展，雖說空中不

時散飛流彈。

「噯，」經過一番思索後，丁五爺歎了一口氣，「現在難道扯活●不成，他們那面分明也有人相持着呀！」

「哪你哥子的意思怎樣呢？」耍羅漢也覺得剛才那冲撞話有點過火，可是要低首下氣轉圜，却從來就不會，于今丁五爺開腔了，就輕輕便便地接問一句。

丁五爺心下十分凌亂，和轡天石那面消息已竟隔絕，中間有阻難，集合各種情況加以判斷，老橫些似有充分計劃：

「放手吧！」但千大嫂「拜託，拜託」的話又在耳邊噲響，且丟下耍羅漢他們也顯得不義，說怎麼吧，可又一個較好主意都想不出來：

「怎麼啦！」他顯見得因為焦燥有點失常了，手捫在額上打了個轉身：

「這是大衆商量歸一了的事呀！」

若如那邊老橫些浮燥的冲撞，或耍羅漢能開誠佈公的商量，到還有辦法好想，于今一邊退過去靜悄悄的，一面又半句話也不受……

「噫！」他以極堅決的口氣歎出，「耍大哥，這麼辦吧，現今只有朝前慢慢的翫去，穩倒幹！」

「那也行！」口氣又是甩吊吊的了。

「好吧，我帶着我們這邊走前頭，見機而行！」

「噫……」耍羅漢的話還未脫口，却被黑五莽壯語聲打斷了。

「丁五爺，我的子彈兩版都不到了呢！」

的確，這恰如一個晴天霹靂，他竟自忘去這層，沒開腔，噤啞着！

「我的也沒有多少了啊！」

「好！丁五爺，你請吧！」剛才丁五爺的話，分明有點那個，耍羅漢的心裏就大不

自在，而今黑五這一吹，恰好好像故意諷示，臉上竟火辣辣的……另外一個念頭輕輕地湧起，心尖因甜笑而發顫了，就以極其中聽的聲音那樣說出。

「甚麼時候啦，還要這樣！」使人們全都一怔，於黑暗中誰在高叫。

「誰站攏來。」耍羅漢厲聲的問。

「算了，算了。」丁五爺一面說，一面口內連續地輕噓着走出樹林。

「丁五爺，哪面不會吃力的守住那崖壁嗎？」雞子老趨囁囁地問。

「別多說，各人留心着慢慢地梭吧。」

「喂！」誰捏着鼻子高聲提示，「看見旗子沒有，是尖的不是方的呀！」

「誰？」耍羅漢怒吼，分明是停留着的，自己這邊的人在打岔。

沒人開腔，在黑暗中去清查誰呢？

「嘶。」丁五爺自然然而深深吸了一下，這話分明告訴他不要把老橫些看得太

便易了，至於那甚麼旂號，自己可沒留心：

『豁出去吧哩！』他想，也知道這回不比往常，就憑這十五個在前，火力未免太形單薄，但如果讓他們走先，或挑選幾個加進，難免耍羅漢不生種種疑心，弄僵了還給對方最好的機會，就掉頭向挨着自己伏走的老趙說：

『傳過去！叫大家不要亂放，子彈得顧惜一點。』

黑五和絡腮鬍除外，聽到了，雞子老趙心裏也有點惴惴，從接班以後到現在，耳朵邊儘嗡嗡發響，不曉得幹了些什麼，所經過的在腦中翻繞，恰如那空間輕飄冷風，忽來忽去。

伏着身子，輕移一步：那提起來的腳脛就顫動兩下：

『怯鬼！』老九在腿上重重扭一爪，但越往前移身上越覺得毛支支的，這緣故可莫名其妙，往常並不如此呀！

都豎起耳朵，骨溜溜轉着眼珠子向前炤，前面橫彎的崖壁黑黻黻矗立，誰知道那後面藏隱住什麼呢？在旁恰巧又順擺着山坵，這一條碎石板路不得不從那坳裏

轉過。

漸漸，兩旁沒有樹林了，散立着的矮小石筍羣，到儘可使人驚吓一跳，疑心那會什麼。

離前邊橫梗的崖壁還有十來丈遠哩，突然：

『拍拍拍！』黑暗的世界被掀動了。

『噓！』丁五爺響着暗號。

一堆石筍恰好做了障蔽物，這一羣——十五個全偃伏下去。

那橫梗的崖壁之前，竟也有火星微閃，這却可使丁五爺忒惶惑，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丁五爺，像是後面朝我們先放響哩……』在他身邊的雞子老趙還沒喘囁完，而被那輕扯衣裾一下捺住嘴。

『拍拍拍……』

「劈，劈！」是幾顆子彈碰擊在石筍上所發的聲音：

「哎！」他在胸脯上輕拍一下。

「怎樣呢？」

崖壁前陰一聲陽一聲的槍聲停止了，索性讓那後面的應着遠處加勁繁密。

當頂的浮雲散盡，閃耀出金黃色星光，那暗藍色沉沉的太空，突地上升，顯現得竟和地面隔離一個不能測知的高度。

「媽的，碰回去跟那幾爺子拚了！」是誰怒吼出。

「五爺咬咬牙，陡的蹲身起來：

「弟兄們，有勇氣的朝前衝，自夥子寧可讓他不仁，我們不能不義。」

當他剛跑出幾步，一顆子彈恰巧從他的後心穿入。

轉過了崎嶇的小徑

七月十八日

……到三岔墳，伙伴全都齊了，一共十四個。

一臉大麻子的汪二，看見我就說道：『我活了三十多歲，只聽見說過紅眼老媽，却沒有看見過紅眼小伙子，』他們望我一眼，全都笑了，我怪不好意思的別轉頭去。

太陽剛落坡，九十里的江門鎮，蜿蜒的靠着河邊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打了大橋邊的平安棧。

宋大爺他們忙着出去拜碼頭，這是他們滾龍的應有的禮節。

留下的老萬和劉么點子躺在舖上對抽大煙，不耐煩的我便躡出來了。

冷冷清清的江門鎮，幾乎使我不相信這是連年戰時的必爭之地。

場的西頭，設了一個禁煙查緝所，雖然在門口只坐一個靠著爛毛瑟槍打瞌睡的丘八，但我的心却兀自的跳動不止，這真奇怪。

七月初九

一間又臭又黑的小屋子，却躺了四個人，陣陣的熱風，由窗口捲入，更增了些說不出來的味道。

不知道他們爲什麼睡得熟，天成羣結隊的臭蟲喇！

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昨晚正寫着日記，宋大爺醒來時，却催了我好幾次，爲着今天要趕路，我只好快快的倒在床上。

矇矓中彷彿看見了母親，多麼的欣悅呀！

「富生，起來，天快亮了。」宋大爺叫。

收拾好捲包，走出房來，但腦子裏總好像罩了一個滿臉皺紋的母親的影子。

「嚇嚇！還看不出你脚下也能趕快呀！」

沒有第二個人，驕傲得像烏鴉吐出的聲音。

汪二麻子變成了六十的角度，一手搔着光光頭皮，一手在頸上擦出了灰黑的條紋。

「哼！二麻哥，這不過是第一天，以後還瞧不出來呢。」

「嘿！我也是那樣說，有的是貴州山喇！」冷冷的望我一眼，知趣的我，却悄悄的溜開了。

宋大爺招呼了一聲，照例是汪二跳着走前頭，我不甘心示弱，緊跟着他跨出店門。

「富生，等等，跟着我呀！」宋大爺叫。他是父親的老友，的確，一個精於世故而和

藹的四十多歲的人，況且母親又向我再三的囑咐，我怎麼好意思不聽他的話呢？

晨光從江門大橋抹了過來，遠樹蒙了很薄的一層白紗。有秩序的稻莖，靜穆的立在淺水中，期待着這來年的豐獲。

炊烟和繚繞於桑枝上的雞聲，漸漸地消失了，帶有怒意的太陽從松林傍上顯現出來，筆直地射着一條蜿蜒的，爛石板的大道。背上感着有點發燒。

領頭的汪二，好像故意似的加緊脚步，但我們誰也不願意示弱的跟了上去。

還不到三十里，背後的長頸子老萬發着氣喘。我回轉頭去，喇；晶瑩的汗珠，一顆一顆的由額邊滴到黃瘦的兩頰上。吃力咬着嘴唇，肩上的傘籠也斜斜地垂着。

「怎樣？」

「哎！喇！早上起來沒燒，捱得難受。」

「怎麼辦呢？」

「不要緊，不要緊，再走十來里便有毛店了。」

汪二好像知道老萬發了癡似的，更加快脚步，我心裏更不舒服，但只默默的跟着走。

剛轉了一個小灣，老萬呻吟了二聲似的，抱着肚子蹲在地上。

『老萬怎樣了？』後邊走的朱大興在叫。

大家都走攏來，我說：『他大概是癡發了吧。』

余狗子擠擠眼睛，正想走開的當兒，朱大爺却笑嘻嘻的說：『昨晚我偷開的泡子，這却有用了，拿兩顆出來吧？』

『一共只三顆，還要留着自己用呢！怎知道背地掌官是如何的咒罵喇。』

他做了個鬼臉，機靈的汪二，像明白他的過場似的，一步踏過窠。斜乜着兩隻平板的眼睛，

『余狗子！兩顆煙泡子算得味，別裝模做樣的，橫順得拿出來，到了永寧我再還你。』

「呸！有啖子來頭，不過你這樣好像是說我捨不得，却偏不拿出來，怎樣？你！」
余狗子的眼睛都紅了，好像什麼大不了的似的。

「得啦，他同你打哈哈，大家都是一夥的，還在這一點上面計較嗎？拿出來，好趕路喇！」

宋大爺嘻嘻的說着，他一隻手往肚兜掏，臉却紅了，汪二向地下一啐，向前走去，大家都明白，可是誰也沒提。

還要寫下去，宋大爺又在催睡了，昨晚一夜的臭蟲，現在想着覺得牙齦還澀澀的。

今天晚上初更到的永寧，歇在河西的泰和棧。

七月初十

早上同宋大爺走出棧來。

永寧到底是川黔交界的一個熱鬧碼頭，只在這岔街上，小吃館子到處都是，這我們還沒有過河進城去呢。

不幾步，宋大爺就碰上熟人，大概都是幹這行道的吧！我聽了他們的話。

真怪！這裏的女人，我所見過的，雖然有些也穿得很整齊，而且非常的年青，但都是小脚，腦後不是大髻，便是辮子。

轉入了一條長而狹小的街，剛入口，鑽入鼻中的全是薰人的煙味，煙館的距離，最多不過五家，真笑人，什麼中山煙館哩！民生煙館哩！口口香茶話處哩！好就來哩！等等的名目。

拐彎下去，最先印入眼中的是白心紅邊的旗子，上面嵌着禁煙查緝所字樣。

宋大爺告訴我這是大河街，出了東口，在渡頭上，便可以明晰的望見隔水的城牆了。

臨街的櫃台上放了一疊草紙，馱子靜靜地躺在上面，紙旁，幾個玻璃匣，裝滿了顏色深淺不同的煙絲。

「喂，大嫂，吃飯了哩！」

「唷！想不到你來了，幾時到的？」她伸了伸腰，當一看是宋大爺時，趕忙放下鞋底，笑嘻嘻的站起來問着。

「昨天晚上。」

「你！你昨天晚上怎麼不上我這兒來呢？」她望了立在宋大爺身邊的我一眼。

「我來，我來又怕馮大哥在家哩！」

「不，不，他上畢節去了。」

「哈！那嗎，今晚我可就來。」

「甚麼話？害不害臊！」

「哈哈！哈哈！」

平時，宋大爺總是顯出一付老實而正經的面孔，但，這人類所具有的臉子，總會有一天被自己揭開的。

二十幾歲，包着白帕，那麼水汪汪的一對眼睛，我低着頭，但當她遞煙袋時的宋大爺的一捏，都明白的瞧到了。

她指着我向宋大爺說到：『你好福氣，難得有這樣的一位大少爺。』

我笑了，宋大爺糾正着，她臉上不禁紅了紅，向我飛了一個眼色。

『說老實話，你那個鑽到甚麼窩裏去了，我要照顧你點生意。』

『又是棉煙麼？難道他不在我就不會賣嗎！』

『是是！只要你賣嗎，我就買一點。』

悠長的音調，如冬天裏眠蛇的叫聲，噙着焦黃牙齒，我有點討厭，沒辦法，只好望着街心。

她抱了一大包樣品出來，抓住煙絲向下抖着，宋大爺一面看，一面啣着白銅的

響水煙袋。

提起煙斗，一吹，滾到地下的是白心黑邊的煙巴。

「喇！好好的筋絲，顏色也黃，香氣真夠味，到底這蘭州貨比你們這本地土貨漂亮。」

「呸！別人好意的提給你看，却要說這夾着馬蜂尾巴的話，到底要多少呀！」

「兩挑，但是你這個賣價却要好好的說，別抬得那麼高高的。」

「兩挑，一百四十斤……」我幾乎笑了，看她這樣偏促的捏着指頭在算。

「怎麼樣？二百二十四塊，這還不天公地道麼？」

她默默的拿手撐着下巴，靜候宋大爺答語，他毫不遲疑的說道：

「你算成一塊六角一斤嗎？不成！比馮玉山心子還兇，你這婆娘真厲害，一塊六，不成！」

算了一算，可不是一塊六一斤，我却不得不佩服他老於經紀。

「啲！這價錢還虧了你嗎？我們的發莊還是一塊八呢！如果你怕多說的話，叫我賭咒也行。」

「好嗎，一塊六就一塊六，可是要跟我多用一點啲鋼板，二零毫子。」宋大爺笑嘻嘻的別轉了話頭。

「那可不成，我却不像馮玉山那樣破銅濫鐵的收荒匠似的。」

「不用，那等我回來再結帳，今晚上把貨收拾好，關舖門的時候就來挑。」宋大爺這才放下水煙袋，望了我一眼，那麼嘻嘻的站了起來，好像是示意於我學學這生意經似的。

「今晚可要把錢帶來呀！」

「是，老主顧了，還不曉得你的貨除了錢就不行嗎？」

「做生意的人，不來點笑話，是要更吃虧的。」走在街心，他似乎是在向着我說，一面又似在辯護，我默默的，但心裏却笑了。

晚上睡在後面懸空而築的竹樓上，到透着涼爽，月兒躲在烏雲裏，疎疎的星光，和水邊的幾點漁火相映。

七月十一日

昨晚下了一整夜的雨，今天還飛着毛霏霏。

宋大爺吩咐我多穿一點衣服，因為進山去的氣候就不同了。

從貓兒場起，闔王山五十里的長坡，苦雨中，終於喘喘跌跌的走完了。

谷風順着山崗掠過，似乎感覺到寒顫。默默的我，不禁記起了在家裏的母親。

天色晚了，還要走三十里才有歇店，兩挑棉烟擔，跟着急急的十四個人的脚步。雨早住了，幕一般的空中，閃着幾點星光。

領頭只有一盞馬燈，四面全是黑鬱鬱的。上，下，拐彎，踏到的是滿足的泥水。

遠遠的紛亂雜沓的急走聲，突然，這唯一的引導者熄滅了。

「蹲下有傢伙的在邊上。」悄悄的傳了過來這句話，心似乎在跳動，但並不覺得恐懼，吃力而仔細的呼吸着。

「王汪……王！」細長，粗壯，這相似的雜亂的叫聲。豎起我的雙眉。

漸漸的有了回音，才感到這音調之淒厲，從東到西的橫過了。

「起來走！」

「瞧！你這樣兒，臉都白了，怕嗎？」汪二麻子把手槍插在胸前。

「怕到是不怕，不過可不知道這是玩什麼把戲。」

「起初聽得，到以為是跳板上的，後來的狼嗥聲，却使我心安了。」宋大爺順着剛點好的燈光，望了他那兩担棉煙一眼。

「哎喲！好險，好險幾乎咬了我的屁股。」最後起來的余狗子拍着大腿說。
門前長方形的紙糊燈籠，人們興奮而高聲的談着，這孤另另的一所野店。

叫着的狗，被余狗子喊了一聲花兒，立刻搖了搖尾巴舐着他的手。

『到底你們爺兒倆是不錯喇！』高個的胡長發感慨似的說着，人們却哄的一聲笑了起來。

『老黑，宵夜了，又來擾你哩！』長頸子老萬說。

黑炭似的臉，很小的黑眼珠，這樣襯出了他的可怖的白眼胆——這小店的掌櫃。

『好說，好說，哎喲！瞧淋得這樣的，烤烤吧。』

屋中掘了一個坑兒，橫七豎八的燒着熊熊的松枝，沿着坑，矮板櫈圍了一個圓圈。這時我覺得有點寒顫，包袱和傘籠擲在凳上，脫了飄濕的衣裳坐下去，但宋大爺却望了我兩眼。他總是像長輩一樣地待我，教訓我，要我伏侍他。我總默默地聽着，後來連余狗子也叫我拿東拿西的，到是汪二麻子罵了他幾回：

『狗骨頭，連你什麼長像也支使起來了，別人家到底進過學堂，唸過書的呀！』

進過學堂，唸過書，不過是汪二麻子的兩句話，但如尖刺一般的從兩耳一直透到我的心尖，唉！這有甚麼用呢？

『宋大爺是好人，』不但母親說，連接近的人家都這樣講的，確，圓圓的黑黑的面孔，雖然是抽上了大煙，嘴角上常常掛着笑絲，說話的聲調，不高，却那麼沉重。但他的一對眼珠，常常一轉一轉地射着你的全身，當你對着他的時候；似乎冷冷的從毛孔裏一直透過了全身。

承受着吧！因為我才十七歲呢？或許他這樣也是好意的對我關切，爲什麼人家都和他開玩笑的余狗子，而宋大爺老是笑瞇瞇地對着他呢？這自然倔強的汪二麻子更不用提了。

『老黑，吃什麼菜呀！』我身旁端着酒的劉么點子在問着。

也翻了翻白眼珠，端着的大品碗，差不多要送到劉么點子的鼻尖上。

『好傢伙，這麼一大碗。』

老黑提起了碗裏的灰白色酸菜，膩水絲絲的滴着，一股臭氣直衝進我的肺裏，幾乎要吐。

「噯！這怎麼吃？」

「啊！富生，出門比不着在家，到處都要隨和。而且你不知道，這東西在貴州山裏，却像寶貝似的，因為他能避瘴氣，這樣一大碗，顯得是老主顧，好交情呢。」一大套，我的臉紅了起來，人們似乎偷偷地向我射着不屑的冷眼。

「這也難怪，老三初次出門，以後就好了。」粗壯的汪二麻子的聲音，老三兩個字，那麼親切而有力的打動了我的心，除了母親而外，在這茫茫的大地上，好像被我又發現一種說不出什麼東西來似的。

「是啊，哪個初出門的不是這樣呢？」

「嚇！不瞞衆位說，我初出門的抬花，●能夠像他這樣到好了。」

「你沒有說，別人進過學堂，唸過書。」又是汪二麻子的聲氣。我偷偷地望他一

眼，喲，這簡直不是頭兩天我所有點憎恨的面孔。方的大嘴，厚厚的唇兒，眼光雖然遲鈍，但却透出忠厚而有毅力似的色彩。臉上的麻子，也好像正是人類分歧之所留着的遺跡。

香噴噴的白穀粿，做熊熊的火光，在碗中反射出來可愛的黃金色。但我却只吃了一個就完了。

吃飯時，真的，我是閉着氣在向嘴裏塞，宋大爺這次却沒說什麼，只哼了一聲。

老黑提了一根竹子做的水煙袋過來，余狗子早就伸長了一隻手。他把插在筒裏的七八根指燃放在凳上，猴急的就向煙盒裏掏。

『跟老子這樣小氣，你媽老主顧拿包穀鬚鬚出來，瞧我的。』

老黑沒講什麼，翻了翻白眼，余狗子立起身來在棉煙擔上掏。

「媽的×，這舅子只是佔便宜，不管以後下雨浸不浸得進去。」

「不要緊！不要緊！這有什麼關係，自己哥兒們。」宋大爺連嘴唇的幾根鼠尾似的小髭，也發出了笑意，語調是那樣的謙和，但在疎疎底眉下却有透出陰森之光的眼睛！

七月十二日

雖然我的家也背靠着小山和樹林，但昨晚的風從樹梢尖掠過，粗暴而有力的把我驚醒了。

這樣的一個山店裏，倒沒有臭蟲，或許山中氣候冷的緣故吧。

高糧桿夾的壁頭，對面西邊的土牆上掛着一提乾海椒，一張跛了一條腿的桌子靠着牆脚，桌下扑了一個大爐缸，黃豆似的菜油燈焰，映着從疎疎搭了幾個木板

的橫樑上，倒垂下來的穀草鬚，如果是沒有鼾聲的話，這橫七豎八躺着的十五個人，會疑心他是沒有腐朽的屍骨。

斜着拐了一個彎，夕陽的籠罩之下，一片屋宇城角呈顯在我們的面前。

『媽媽的，這兩天的穿山呀！』老萬似乎很輕鬆似的吐了一口氣。

『老萬，跨大步點，畢節的煙又好又大口，一年中難得碰上十回喇！』劉么點子在老萬的肩頭上拍了一拍。

頭上用白布和藍布纏成一個大套，腳踝上打着綁腿，草鞋。僵偻着腰兒，背上的篋裏，壓着大塊的黑煤，那麼敏捷的步履。

『哈！蠻婆娘真有勁，老萬你的那個拿得起多少？』

『舅子的，連你姊姊都不明白嗎？』

領頭的汪二麻子沒聽清楚，又問了兩遍。

『你姊姊！』連宋大爺也笑了，汪二舔了舔口唇。

晚上宋大爺在城裏把棉煙賣了，除了腳價，淨賺十七塊多錢。

七月十三日

『老萬，不要像老眠蛇似的，今晚可更大口呀！』

平坦的黃牛壩，靜靜地擺在我們之前，壩那端的凹處，微露着一些灰白底屋脊。

『呀！』人們呼了一口氣，臉上浮泛着安定的神采。

『限定一隻葉子菸走攏，蹶勁呀！』

如走疲乏了躺在床上似的那樣欣喜，我越過了宋大爺的背脊。

『富生！』望了望他動着的嘴巴，終於只吐出這樣的幾句：

『好！你走吧。』

『打老站房，永興場口上的！』

一縷斜陽映射在長方形的紅紙號燈上，口水順着叨一根大葉子菸棒的鬚上流下，立在門前的老板，笑流了的瞧着我們。

「哎！宋大哥好久沒來了。」一面回轉頭去，亮開他的喉頭喊道：

「毛二呀！預備點茶水。」

「喝，俞鬚子，還施孤寡不，我們趕上了貴碼頭的孟蘭會了呀。」

「哈哈好說，好說，說不定會上還要掛上一份衆位大客家的來施捨呢。」

在睡的時候，宋大爺囑咐着說：

「大家明天起早一點呀！這湊巧是趕場呢，好打回轉。」

七月十四日

如我們那個地方一樣，只是場上一挑一挑的米，換了包穀。

蹲着兩個大石獅，剝落了的匾額上，留着不完全的字迹，彷彿是牛王廟吧。

如潮汐一樣的，人們流了進去，又流了出來，雖然看不見什麼，一股生臭味却薰得人的胸膈有點發漲。

打戲台下走過，上了石梯，覆了一塊藍布的竹簾，背子，手上，地下，全排得密密的，在寬寬的敞場上。

「富生，這裏是講整莊，你下去看看吧，這個行道雖然你滿懂得，但也不得小心一點，這是第一次，去吧！」

語調是那樣的懇切，但分明的，他聳了聳鼻子，我漫應着就走下來了。

「買我的，買我的，兩個六月了！陳土。」

「看看吧，八個頭包裏！」

「嘿！我這價錢很合法，貨也頂好。」

這個一句那個一句的，嚷得我有點頭昏，慢慢的踱着。

書樓下的右旁角落裏，小小的花白辮兒，直拖到腦後，雖然補綴了不少的布塊，但却很清潔，幾乎不相信的眼光，望了我一望。

「少先生，你買嗎？」顫巍巍的聲調，但充滿了喜悅似的和柔。

「我，我買一點，貨好嗎？」

「實不瞞你說，都還好，這是我去年分家得的陳土呢。多少，兩餅殼不殼？」

他很小心地揭開蓋上的藍布，把一碗送到我的手邊。聞了聞，到不油臭，橙黃色，不像是新貨。

「這兩碗有多重呢？」

「家裏的稱，連皮是百八十七兩。」

「價呢？」

他遲疑地望了我一望，如乞求者的眼光似的。

「少先生，他們賣的怎樣算我也怎樣，大行市，難道我還敢多說嗎？」

「不！不！做生意還是說個價好了。」

「那麼算四十五好了，這沒多說吧？」

我算了一算，到還合適。

「價錢也差，不多，不過你還能少一點嗎？」

「唉！少先生，我不是被催糧的弄得緊，還不賣呢。同他們年青在一起，又擠不動，少先生你想，我還敢跟你多要嗎？」

「好吧！價錢就是這樣，我們一路去上上秤。」

說不出是感激，欣悅，他的面部表情，慢吞吞地，掀着嘴唇。

「唉！少先生，你們出門人還不懂這套把戲嗎？我的煙又不多，不如出廟去在廖銀匠的舖裏秤秤，他的稱準，而且，少先生，這樣你也可以省七角多錢，雖然不算什麼，比多出總強。」

懇切的語調，大概不會有別的，於是跟着他走出廟門。

「親家你吃少午了。」

「嘿！早呢。賣了嗎？」

「呃，請你幫忙過一過。」

老頭子把竹籃放在櫃上，廖銀匠笑了起來。

「嚇！親家，你這不下碗打包，怎麼稱呢？」

「哦哦哦……」他花了四個銅板買了兩張油紙。

「淨百八十兩，誰也不虧。」

「唉！想不到過一個夏，又輕了幾兩。親家，你看看我這坭？沒辦法，這四十二年的
糧啊！」

「呃！真不錯。賣了也好，多來催一次所花的供應也不少呢。」

老頭子又隨我進了廟來，宋大爺的生意似乎也講好了，抱了一根水煙袋安閒的坐着。

他望了一望，向着老頭子說道：

「喂！老神仙，你賣的嗎？這價錢可莽了點呀。」

分明的，就心式地疑懼的表情，木然的說道：

「這……貨好，可是大……大行市。」

宋大爺看了看個頭，點點頭，冷冷的向我說：

「好吧！你回到店裏去割價，我已講好三千了，橫順你也剩不多，晚上在我這兒提點去。」

街上很擁擠，到了店門，他們却沒一個回來。

「少先生，你先去借籤回來燒燒看。」

「不想來你怎麼會摻假呢？」

「唉！活了七十多歲，想不到今天才遇見少先生這樣直率坦白的人。我一輩子却沒敢做過這類的事情，但我啣……」

老頭子眼圈似乎有點紅，歎了一口長長的氣，我算了算價，他却向我說：

「少先生，你修修好，跟我老板銀元吧！鋼板和毫子上糧不要呢。」

敲着銀元，我看了他一眼，彷彿害羞似的別轉頭去。

「哦！少先生，你不笑我這樣嗎，但是，唉！一塊錢……」

「這是理當如此的，有什麼關係呢。」我止住了他的說話。

一根花白的小辮，臉上滿堆着皺紋，再，臨走時的幾番回顧，使我深深地感到一種天性的流露。

天黑了，僱了一個脚夫，於是大家打包裹，裝籬，我在我的兩包上都書了一個富字。

整莊，單包，約莫八千多吧！汪二拍着我的肩頭說：

「真難為你二人去收了這樣好的貨色，包你以後大吉大利。」

的確，起初我也很喜歡，但爲什麼要幹這種生意呢？但別的是不是爲了賺

錢麼？而且……唉……真難說喲！

七月十五日

四更剛起來，俞鬍子跑來向着宋大爺說：「昨晚關店門的時候，閃了五個背着背籠拿着稱桿的人進來，他叫我們留心一點，恐怕這是賤眼口的，他又告訴我們新近富順幫姓劉的甥舅倆發生的事情。」

七擔挑子，二十一個人，三支槍，如盲目的爬蟲試誤樣地走回原路。

提心吊膽的走了二十幾里，汪二麻子欣喜得幾乎跳了起來：

「呸！媽媽的，躲過了一道。」

「不躲，賺什麼呢？難道賺他媽的個老娘。」看着這伸長了頸子的老萬，大家都

笑了。

真怪，歇了一天脚，走路來就顯得不精神，好容易傍晚才捱到畢節。

吃過飯，宋大爺叫了我同他去見識見識。

外間，橫繞着安了幾張牀，牀上的草蓆，中間却一片烏黑不似兩旁那樣被磨擦得發光，躺了一些赤脚的人，如果你看着那粗糙的手中，巧妙底轉弄着煙箴時，會不相信這張神密的構圖。

裏間，一間間的小屋子，特製底大小合適的牀上，擱着漆雕花的大木盤，自然，牀架上掛了印花麻布帳子，這裏足以表示與外間別出了兩個不同的階級。

堂倌熟悉似地招呼着宋大爺，一面高聲叫着：

『開燈呀！』

『老么，門對卡子上的頭兒，燒過沒有？』宋大爺向提了開壺進來的一個小孩問着。

『還沒有呢，大概差不多是時候了吧。』

「好！你替我去請請。」宋大爺在皮包裏掏出了一張名片，老么笑咪咪地拿在手中，但却不動身，直待他遞了一個銅板過去。

「好久不見，請坐。富生，這是張委員。」

我向着這穿團花馬褂的鞠了一個躬，但宋大爺瞪了我一眼，好像怪我沒作揖似的。

「前天趕過了，沒有來拜望你老哥，真是抱歉得很。」

「啊啊，宋大哥怎麼講出這個話來，不敢當，再說，咱們還在乎這個嗎！」

紅頂小帽，沒有一點血色的瘦臉上，閃着一雙老鼠似的眼睛，笑，但總可以看出他眉間所表示出的是甚麼，却使我想到那晚的山店中之夜了。

「靠倒，靠倒。」自然，毫不客氣的躺在左邊，宋大爺遞了剛開好的一隻槍過去。

「得罪，得罪，媽的個×，坐到這時，真癱得我沒辦法，不多讓了。」

「好說，請別客氣，像你老哥這樣精明強幹，老總怎麼會放得下呢？真是！」

我有點不明白他這話，只呆呆的望着他們。「又是怎麼一套把戲呢？」我裏在想。

呼了一口濃濃的烟子，眼睛半開，如死人般的靜靜地躺着。自然，宋大爺是在那麼專心的燒烟。有耐性的等待着，但浮躁的心，似沉不住的跳動，好容易一遞一吸的過了約莫點鐘的時光，他這才坐起來端了一盞茶，嚼嚙嚼嚙的在口中響了一陣，向牀前的痰盂盒子裏吐了，又慢慢地如吝惜般的拿嘴唇浸着蓋兒。

「老么，你去買一點糖來，要頂好的蜜貨，聽見沒有？」

宋大爺遞了一塊錢在老么的手裏，這——一塊錢呀！却使我不吃不驚了。

「別客氣，別客氣，怎麼你過上過下老是這樣，唉！自己哥兒們！」

「得了吧，這能算得那一檔子敬意呢？只要你老哥不嫌棄兄弟我，照顧照顧幾次，這還了得麼？」

他這袍哥的口吻，還是第一次聽到，雖然在家裏就知道在縣中是響噹噹的一

位龍頭。

團花馬褂如沒聽見似的含着烟槍，但從他額上浮漲着的青筋，證明了在笑；一種別人在自己面前低頭的冷笑。

有點氣悶：望着宋大爺自己在抽烟了，團花馬褂却有一顆沒一顆的挑着櫻桃糖往口裏送，不相信，在他們之前，我會變到如空氣中塵砂似的渺小，但的確，他們誰也沒有哼哼鼻頭，或者飄一個眼光，縱然是那麼的一掠！索性退到靠門的一張椅子坐下，讓微弱的白菜燈光射不到我的面部，宋大爺一口一口的抽下去，但挑糖的那傢伙似乎感到不耐煩而又捨不得走去似的。

『這回怎麼樣，多吧？』

『唔唔……』他那麼敏捷的栽上斗兒往唇邊一攔，吐了烟子後，坐起來，慢慢地喝着茶，於是又塞了一片橘紅在口中，有味地咀嚼着，好久好久，那麼如沒有關係似的，悠閒的說着：

「沒有多少，連夥伴的總共才五千呢！」

「五千！」團花馬褂似乎吃了一驚。

「五千。」宋大爺滿不在乎的又倒了下去。

我不明白他爲什麼少說了三千幾，團花馬褂撅着嘴，似乎肚子裏按着氣似的。

「唉！近來老總真盤查得緊，上次老俞爲着瀘縣幫的一伙，給他幹了呢。」

「噲！噲！我也彷彿聽人說，唉！沒辦法，這原要公事公辦呀！也難怪老總，二十七軍

的一軍人，全靠這和永寧的兩道卡子。」

不明白他怎麼會這樣的滿不在乎，離題好像越說越遠，團花馬褂皺了皺眉頭，

如冷屍的臉轉成鐵青，但不久，却咯咯的笑起來，那麼使人心顫的夜裏的鼻笑！

「宋大哥，五千喲，這——該上多少稅呢？」

「唔！這可不等，譬如這裏和永寧吧，五十，大概五十少不了吧！」

「是啊！五十，一處五十，這沿途有多少稅卡，那你們這生意簡直的不用做了。」

「唉！這也沒辦法，橫順比坐在家裏強一點罷哩！」

宋大爺雖然皺着眉頭，但却微微的張着嘴角，團花馬褂噎了一下，微笑的說：

「兄弟在卡裏，雖然人微職小，但和老總也還說得來，再我對於朋友，能……」

「你老哥說那裏話來，誰不知道在老總處是這麼一位。再說我兄弟那一次不承得你老哥高高手，照顧照顧。嗯……這……聽了你老哥說瀘縣幫的話，自然，那倒霉的怎能跟你老哥大指拇相比呢？不過這樣，這樣却使我兄弟有點難於啓齒了。唉！你老哥連老總的心事都會猜出，難道我們這個還不懂嗎？真是！」

宋大爺霍的坐了起來，不待他說完，就炒芝麻似的一大套，團花馬褂抽簷着兩隻肩頭，連挑櫻桃糖也忘了似的。

「那裏，那裏，真好說，好說……」

「噲！我幾乎忘了，這次特別替你老哥挑的，這簡直不成敬意。不過這樣的貨色，却也難找，你老哥留着嘗嘗吧。真不成敬意，下次準得跟你老哥多覓一點。」

「哦！怎麼這樣客氣，自己哥兒們，好吧！明早發白時，我專誠的候着。」

「真是，又要勞煩你老哥，對不住得很！」

「那裏，那裏，準這樣辦！」

李子糖，團花馬褂似乎不喜歡吃。現在盤中的櫻桃糖，只剩一粒了。他注視了一下立起身來在灰布的褂上拍了拍，

「就要走了麼？不再燒燒？」

「不不，老總還等着我呢，堂倌！」

宋大爺擋住了他會錢，團花馬褂也沒多讓的就走出去了。轉回來的宋大爺嘻嘻地向我說道：

「唔！富生，你看二十兩坭，就抵了八千幾，唔，不！不！四十兩呢。」

「哦！」我慢應了一聲，倦了似的打一個呵欠，這兩餅坭，至多也不過二十，爲什麼又換說四十呢？」

回到店裏，宋大爺向大家報告了四十。自然，都欣喜的如數攤出。『這四十喇！』我恍然的默默地想。

七月十六日

穿過一道牌坊，當望見這紅地白心的旗子時，我的心兒跳動了。他們却滿不爲意的笑談着。

『站住！你們挑的是什麼呀！』

宋大爺向前走了幾步，慢慢地圍花馬褂打幾個巡丁的後面踱出。

『喲！宋大哥麼？好久不見，你們的米生意好呀！』

『呃！呃！張委員你……這打開看看好麼？』

『哦！哦！誰不知道宋大哥你是響噹噹的龍頭，那會幹這樣事呀！』

「開開看看來交代交代吧！」

「哦，多麻煩呀！得了吧，不耽擱你們了。」

「嘿！那麼我可謝謝了。」

團花馬褂踱了進去。幾個巡丁瞪着眼，討厭的余狗子向他聳聳鼻尖。

進了山，人們又一拐一拐的走着。實在的，這山中的氣候比平地冷得多，難怪大舅他們去朝峨帽，老是帶上厚厚的棉袍。

下午，有三個背着背篋像小布販樣兒的人跟着我們走。宋大爺悄悄地囑咐着留神，但一直到了天黑駐店時候，却一點動靜都沒有。

今天趕一百四十里的山路，我的腿肚有點發脹了，但他們却一無其事的，尤其是七個挑夫。

七月十七日

打早趕到天黑，一百五十里，轉過了崎嶇的小徑，容易望見了永寧。這次長頸子老萬和劉么點子都帶得有烟泡，所以一點也沒拖延。

晚上宋大爺又叫我同去的，確的，我實在疲乏得要命，便推着有點不舒服的跑到床上躺下。

彷彿聽見外間宋大爺說七十的一句話，不禁我鼻孔裏哼了一聲。

他進來了，但那麼默默的，臉上的顏色似乎有點不高興，我翻了一個身向裏躺着。

七月十八日

走過了斜街頭，白帕下一雙水汪汪眼睛，驀然的在腦裏映出，偷偷而鄙夷似的望了宋大爺一眼。

望見這禁煙查緝所的旗子，不似先前的慌亂。真的，只有我一個人的貨最少！

『站住！』

宋大爺搶上前去，不似先前那樣安閒。巡丁們都跑去圍繞着放下的七挑擔子。老萬的頸子似乎比從前更長了，但望不見什麼如團花馬褂樣的人出來。汪二麻子拉了我一下，跟着他默默的跑回店中。

『糟了！糟了！跟老子來他媽的一套下海的把戲。』

店主似乎如不相干驚愕了一下，但立刻安慰着汪二麻子說：『這有唛子來頭，不過油水沒過足打打麻煩罷哩！』

『沒過足，他媽的七十哩！』

脚夫和宋大爺他們絡絡續續地轉來了，大家商議了一陣，留下我和朱大興沒進步的在店裏等候。他們出去向碼頭上交涉，因為這裏的老總講究袍哥。

朱大興抽着大烟到不覺甚麼，我可急得了不得。下午汪二麻子跑回來，氣喘笑

道：

『好了，好了，直接跟老總打交道，除上稅之外，才多罰二十給巡丁們。他們上下去清貨，叫我來叫脚夫呢。』

『他媽的，老總真是！』朱大興跳了起來，豎着大拇指。

『假如真是七十的話，那有那點兒麻煩呢。』我心裏在想。

一線陽光從窗角上抹過，天色漸漸地暗了下來，朱大興感到這透亮了的燈光之默趣似地，有一口沒一口的抽着。

『怎麼還回來呢？是時候了啊！』他像沒聽見我說似的在吻着茶壺嘴。

『唔，老弟！你怎麼這樣沉不住氣。橫順對了就對了，今天也不能起身。』他咽了口茶下去，粗大的喉包伸縮一下。

笑着，談着的聲音，我跑了出去，全都不約而同的望了我一眼，沉默了。

脚夫擱下了挑子。我跑過去，但宋大爺却叫住道：

「富生，來！我有話跟你說，去打開了又裝多麻煩呀！」仍是那麼神色不動的，我跟他走進屋中。

「啊！真是有勞你老哥，靠倒！靠倒！先來兩口吧？」

宋大爺搖了搖頭，那樣飄忽的向宋大興說道：

「這到沒有什麼，不過……」

「怎樣呢？」我着急的問。

「不過……唉！難說，你坐下吧，讓我慢慢地告訴你們。」

出神的呆呆望着這兩片髭鬚的嘴唇，咳了幾聲。

「唉！沒辦法，誰想到會這樣呢……他……他……」

汪二麻子似乎不耐煩起來：

『得了吧，丟也丟了，痛痛快快地說出來，也使別人好受一點。事情是這樣，他媽的一個瘟委員檢出十四個人的記號。你想，拜碼頭只有十二個。於是便把你和朱大興提了上去，跟他打了好久的交道了。他媽的說老總叫發還，已足夠面子了，這總不過五百算唻。請了老總出來說說，他媽的叫我們平平，平他媽個×，還說這不過是點點兒零頭，假如都是這樣，叫下邊的巡丁們吃風嗎？沒辦法，斬釘截鐵的，於是我們只好回來了。』

張了口望着汪二麻子一開一合的嘴巴，講些甚麼呢？我不明白。朱大興的粗大的喉包似乎只在我眼簾前上下伸縮着。

母親笑嘻嘻地接着我。

『媽，你看！這麼多的洋錢。』發沉的肚兜，幾乎使我開不動脚步，吃力的在掏。不！不！這是陰沉的大舅的臉色，我冷笑了。

『這誰不知道是你的呢？大三分就大三分，好！我富生能賴你半個嗎？……呸！說』

甚麼至感，誰在媽面前出的好主意喲！」

「人往利邊行，這——這甚麼不一樣呢？誰又能擇好的道路走嗎？蒙蔽在這麼無意識的衝動之下。」似乎又有道理，我默然了。

呆呆地望着牀心裏透出紅色火苗的燈兒。

「他媽的瘟爪抓了七十，還來個……」

這個蚊子似的叫聲後，一切都靜了。